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韓非子集解

(三)

王先慎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MUSEUM OF
ART AND HISTORY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AND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韓非子集解

(三)

王先慎著

國學基本叢書

韓非子集解

卷十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內外為用。則人主寡。○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內外為用四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今據增。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嚮懷刷。○先慎曰：張榜本圻云：藏本今本重今據增。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嚮懷刷。○先慎曰：張榜本此作久語。未定孰是。刷本北齊書顏之推傳。觀我生賦云：祇夜語之見疑。寧懷馭之足恃。夜語當亦本此。今尉誤說文。刷本作馭。云拭也。蓋巾帨之屬。可用以拭者。俞樾云：按顏賦疑古本韓子久語作夕語。古人朝見謂之朝夕。見謂之夕。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先慎曰：乾道本諫作權。顧廣圻云：今本權作諫。按此有誤。未詳先慎按下文胥僮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立而主利滅。○先慎曰：臣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夫妻禱祝也。○先慎曰：乾道本夫妻作妻夫。盧文弨云：夫妻舊倒。今從張本與後文同。先慎按：張榜本亦作夫妻。今據

改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先慎曰：攻張榜本誤作公。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顧廣圻曰：說黃作璜，按黃璜同字。太宰嚭

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盧文弨曰：韓策史記趙世家漢書古今人表俱作大成牛，此牛字譌。後同。

後案徐廣史注云：戊一作成，與韓策及本書合。則作司馬喜告趙王。策喜作憲。呂倉規秦楚。○先慎曰：下

戊者形近而誤也。路史後紀十注又作鄭古字通。並用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譴。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先慎曰：門人當作門者。濟陽自矯而

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誅。○先慎曰：乾道本無誅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此下有誅字。按脫一

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明此脫誅字。今依補。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剽費無忌教邠宛而令尹誅。○先慎曰：忌下說作極。左昭

世家子胥傳呂覽慎行篇淮南人間訓吳越春秋作忌極忌聲近通用。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廩而中山罪。○先慎曰：廩殺老儒而濟

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先慎曰：乾道本尸作市。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市作尸。按旬有誤。先慎案：尸字

藏本今本改。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

相黍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販茅而不僖侯譙其次。○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無不字。按依說當作昭。文公髮繞豕而穰侯

請立帝。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廆爭。而哀公果遇賊。田常闕止戴驩。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先慎曰：田常下說作田恆。後人避諱改也。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先慎曰：淫亂也。靡非也。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先慎曰：此言人主不明才矣。人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干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虢亡。○先慎曰：乾道本宣下有王字。無人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王字。美下有王字。無人字。今據刪補。伴遺書而萇宏死。○先慎曰：趙本無宏字。盧文昭云：宏字脫。張本有。用雞猴而鄒桀盡。○先慎曰：桀一本作傑。盧文昭云：傑。張本作桀。後同。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偽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蓆。○先慎曰：說作蓆。

廟攻。○先慎曰：趙本作廟攻七。盧文昭云：此承上參疑廢置為言。故不在六微中。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此下有七字。誤。先慎案：經既明言六微。則不應有七字。此接上文而來。並不應

另標廟
攻二字右經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

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先慎曰：老子云：賞罰者，文昭云：凌本連上。是今據改。利器也。君操之以

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嚮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嚮之以為威。故曰：國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先慎曰：喻老篇國作邦。此作國。漢人改也。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與故作。懷左右刷，則左右重。○先慎曰：本刷作尉。誤。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顧廣圻曰：此下

下同。說見上。晉厲公之時，六卿貴。○先慎曰：一本不提。行。盧文昭云：本提。行。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

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

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

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先慎曰：事見左成十八年傳。

州侯相荆，貴而主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

燕人惑易，故浴狗矢。○先慎曰：乾道本。惑易，作無惑。案無惑則不浴矣。下文公惑易。也。明無惑乃惑易之譎。今據張榜本改。此條舊連上。今提行。燕人其妻有私通於

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

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

○顧廣圻曰：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先慎曰：乾道本重好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不重好字。今據刪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先慎曰：乾道本不至作之。顧廣圻云：今本之作至，按句有誤。先慎曰：御覽四百九十九引作李季至三百九十五。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無中字。其室婦曰：作妾引作季忽歸。藝文類聚作季至皆非元文不足據。

○先慎曰：御覽引公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先慎曰：御覽引公曰：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趙本皆下有曰。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奈何。曰：取五牲之矢。○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趙本皆下有曰。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奈何。曰：取以矢一曰：浴以蘭湯。○顧廣圻曰：此亦劉向校語。本卷上文云：矢一云：屎。下文共立一云：公子赫皆同例。哈經後人刪去之耳。

二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顧廣圻曰：句絕。得百束布。○先慎曰：乾道本束上有來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此。不當有先慎案。來即束字。形近誤。衍。藝文類聚八十五。御覽五百二十九。八百二十引並無來字。今據刪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先慎曰：藝文類聚引句末有矣字。

荆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鄰，戴歛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重之也。○顧廣圻曰：二句荆王之言。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爲所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顧廣圻曰：此下魯三桓公偪。○顧廣圻曰：藏本此不當有先慎曰：魯三桓偪四字不成句。公偪當作偪公。公謂公室也。乾道本藏本誤倒。今本不審而刪之，不可從。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

之乎。叔孫氏之御者。○盧文昭曰：張凌本皆無者字。先慎曰：御者左昭二十五年傳作司馬。嚴辰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

於我孰利。○先慎曰：乾道本脫上季字。趙本移季字於與。下誤。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下有季字。今據補。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

隅而入。○先慎曰：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爲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先慎曰：逐當爲遂。撞公圍也。

事見左傳。

公孫相韓而有攻齊。○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攻作功。按攻功皆當衍。讀以有齊句絕。俞樾曰：爾雅釋詁，攻善也。有讀爲又。相韓而有攻齊，謂相韓而又善齊也。下文云：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

於韓其義相同。藏本改攻爲功。失之。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魏作衛。誤。公叔因

內齊軍於鄭。○先慎曰：鄭即韓也。說見說林上。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翟璜。○盧文昭曰：璜，藏本作黃。與前同。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爲魏王搆之。

以自重也。○先慎曰：搆，講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與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

禍也。○先慎曰：今天當作今若。以吳子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遣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

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也。○先慎曰：殺謂殺其使也。吳當作吾。文種自謂

故後語之譖種。種之見殺實基如此。

大成牛。○先慎曰：牛乃誤。說見前。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先慎曰：以上當有子字。下自圭相魏王。條子以韓輔我於魏。語意正同。此脫子字。

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嘗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先慎曰拾補。嘗改常是也。

呂倉。○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弼云。凌本別爲條。今據改。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諷秦。荆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宋石魏將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魏作衛。誤。衛君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軍相當。○先慎曰。乾道本軍

作君。顧廣圻云。今本君作軍。誤。按依此文。宋石當作軍也。先慎案。顧說謬。君與軍音近。又涉上文。而譌當作軍。今據改。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

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先慎曰。乾道本魏下有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王字。今據刪。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以魏待子於

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三齊中大夫有夷射者。○盧文弼曰。此即左定二年。邾莊公夷射姑事而傳譌耳。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別跪請曰。○先

跪與危通。足也。說詳外儲說左下篇。足下無意。賜之餘隸乎。○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隸作灑。夷射叱曰。去。○先慎曰。乾道本叱曰。二字誤。倒從張榜本改。刑餘之

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別跪走退。及夷射去。別跪因捐水。郎門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

溺於是。別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王先謙曰。誅責也。與

句一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己。王使人問濟陽君曰。○先慎曰。乾道本重

云今本不重濟陽君。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先謙曰。言不足。按此當衍。今據刪。問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爲季辛也。因誅之。

荆王○先慎曰。張榜本。荆王以下至一曰並脫。趙廣圻曰。王字下。至乃誅。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近王。必掩口。○先慎曰。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

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誠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先慎曰。王言

美女前。再○王先謙曰。此當近王甚數掩口。王悻然怒曰。○顧廣圻曰。今本悻作勃。誤。荆之御因揄刀而刺

美人。下○先慎曰。御一曰。魏王遣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先慎曰。藝文類聚十八。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

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爲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

以養親。法○先慎曰。子下當有之字。此與下句文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爲妒也。因爲新

人曰。覽○先慎曰。爲與譚古本通。趙本及御。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

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己知也。○盧文弨曰。己字疑衍。

知也。先慎曰。己即人已之己。不己知也。言我不知也。故王強問之。正女子進。讓常態。無不字。則與

下文王強問之句不合。策下作王曰。雖惡必言之。與此不同。兩書不能強合。當各依本書爲是。王強問

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先慎曰。張榜本。惡聞王臭。下用上及王與鄭袖美女。王怒曰。刺之。夫人先誠

三人坐。坐但掩口作掩鼻悻然作勃然。末句御作御者。王怒曰。刺之。夫人先誠

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先慎曰：可當作亟。御者因揄刀而刺美人。

費無極。荆令尹之近者也。○先慎曰：左傳：邇無及也。及即極之誤。杜注：邇近也。陸氏釋文云：近，附近之近。

郟宛新事令尹，令尹甚愛之，無極

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爲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爲具於郟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

好兵，子必謹敬。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爲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盧文昭曰：始當作

急。吳越春秋作王急去之。王謂平王。先慎曰：事見左昭二十七年傳。時平王已死。吳越春秋誤作王殆。猶必也。君殆去之，謂君必去之也。呂覽自知云：座殆尙在於門。注殆猶必也。盧說非。事未可知

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郟宛，遂殺之。

犀首與張壽爲怨。○先慎曰：爲猶相也。上文季辛與爰鸞相怨，句法正同。陳需新入，不善犀首。俞樾曰：入字衍文。上文云：司馬喜

亦一律。此云：陳需新不善犀首。猶彼云：司馬喜新與季辛惡也。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爲犀首也。乃誅之。顧廣圻曰：張壽，張旄也。陳

所云張旄，果令人要斬尙刺之爲一事。傳之不同也。王先謙曰：上言犀首走，此誅之，疑逐之之誤。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爲之請。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

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廄。○顧廣圻曰：廄當依上文作廄。王以爲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而不善濟陽君。○顧廣圻曰：今本無而字，誤也。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爲其

不善君也。故爲君殺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先慎曰：謂不察。客固有私怨也。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者。○先慎曰：乾

今據趙本改顧廣圻云：少上有字當作之。非。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爲功，入見

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黎之山名掘藥也實間君之國君殺之○王先謙曰殺之上當有不字無則義不可通是將以濟陽

君抵罪於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先謙曰益字疑衍上文少庶子不見知欲入

愛於君是濟陽君初不親少庶子也刺老儒君還親之則親上不當有益字還音旋

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陳需因請為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先謙曰解和也本

書多用構字

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貴○先謙曰各本鈔有二字作甚據藝文類聚八十五引改謂民間鈔有黍種也昭侯令人覆廩廩吏果竊黍種而糶

之甚多○先謙曰各本不重廩字據藝文類聚引補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廩竊者○顧廣圻曰竊當作窳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王先謙

曰果燒下疑有者字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誚之曰若何為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

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一曰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

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為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文公之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先謙曰意林而下有有字文公召宰人而譙之○先謙曰藝文類聚十七引譙作誚下同曰女欲寡人之

哽邪奚為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先謙曰各本無臣字今據藝文類聚意林補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

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錐貫鬚。○先慎曰：各本錐字作木而二。今據藝文類聚意林改。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

炭。肉盡赤紅。○先慎曰：各本肉作火。今據藝文類聚意林引改。炙熟而髮不焦。○先慎曰：各本炙上有而字。今據藝文類聚刪改。臣之罪三也。堂下得

微有疾。臣者乎。○先慎曰：乾道本得下有財無兩字。顯廣圻云：今本無財字。按句有誤。王引之云：無字後人所加。得微即得無也。邱風式微傳云：微無也。晏子春秋雜篇云：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

得微有事乎。莊子盜跖篇得微往見跖耶。皆其證也。後人加無字於微字之上。而其義遂不可通矣。先慎案：王說是。藝文類聚引作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今據刪疾。疾古通。公曰：善。乃召其下

而譙之。先慎曰：各本下有堂字。按堂字衍。召其下。果然。乃誅之一曰：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

之。平公趣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先慎曰：御覽八百六十三引死而作而死。平公曰：

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

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先慎曰：御覽引無翳字。蚤作枉。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為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為東帝，而不能成也。○顧廣圻曰：不當作乃。

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先慎曰：患當作惡。遂立

奚齊為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為後。○先慎曰：句絕。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爲兩國。○顧廣圻云：本書雖三篇，朝作宰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即其事。案隱云：名班，與此不同。

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亂，遂攻殺成王。一曰：楚成王。○先慎曰：此下當有以字。商臣爲太子，既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

○先慎曰：乾道本臣作人，今據趙本改。未察也。乃爲其傅潘崇曰。○先慎曰：爲謂字通。奈何察之也。潘崇

曰：饗江芊而勿敬也。太子聽之。江芊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

乎？曰：不能。能爲之諸侯乎？○俞樾曰：爲字衍文。能之諸侯乎？言能適諸侯乎？左傳作能行乎，是其證也。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曰：能。於是乃起宿

營之甲。○顧廣圻曰：左傳云宮甲。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許。遂自殺。

韓廌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廌於朝。○先慎曰：即韓政。見韓策。韓廌走君而抱之。○

慎曰：策作韓廌走而抱哀公。遂刺韓廌而兼哀侯。○顧廣圻曰：說林上篇及韓策，廌作傀，同字。哀公即世家之烈侯。世本謂之武侯。戰國策及此謂之哀侯，各不同。事在三年，與世家之哀

侯非一人也。

田恆相齊，闕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恆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

戴驩爲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

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爲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六文王資費仲而游於紂之旁。○先慎曰。喻老篇。令之諫紂而亂其心。家訓音辭篇。穆天子傳音諫爲問。

蓋穆天子傳道里悠遠山川諫之下郭璞注也。今本乃改正文作問。注作問音諫殊誤。此書亦是以諫爲問。凌本違改作問其誤亦同。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諫曰。以王

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荆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宥之。○王先謙曰。深知之。猶言深結之。先荆以

爲外用也。則必誅之。

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虛文昭曰。孫云。後漢書馮衍傳注引作黎鋤。顧

非史記孔子世家作黎鋤。先慎曰。御覽四百七十八引作黎鋤。意林作黎且。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

其意。○虛文昭曰。哀字譌。後漢書注引君何不遺魯君以女樂。此在定公時。云哀公皆誤。王潛曰。榮當作

足爲。○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虛文昭曰。後漢書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

樂二八遺哀公。○先慎曰。各本二八字作六字。虛文昭云。意林亦作六。疑後人以史記之文改之。八十人太多。

六人太少。卽非二八亦是八人。方成舞列。下晉遺虞亦同。先慎案。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

之楚。○先慎曰。後漢注作遂去之。三字。御覽引作去而之齊。

楚王謂于象曰。○顧廣圻曰。史記甘茂傳作范娟。徐廣云。一作孿。索隱云。戰國策一作孿。字。今楚策作孿。

中前作于後作干查姓氏
急就篇注楚有干象不誤
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

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少不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辨也

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
○先慎曰賢上相字衍 干象曰前時王使

邵滑之越
○顧廣圻曰徐廣云滑一作涓策無邵字先慎曰史記甘茂傳作召賈誼新書亦作召邵古通

五年而能亡越
○先慎曰文選注引亡越作盛之 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
○王先謙曰日字疑昔脫其半 今忘之秦不

亦太亟忘乎
○先慎曰乾道本兩忘字作亡顧廣圻云 王曰然則爲之奈何干象對曰不如相共立王曰

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爲貴卿被王衣
○俞樾曰王當作玉三國志魏文帝紀注云舜承堯禪被珍裘玉衣猶云珍裘矣古人於美好之物

皆曰玉食言玉食衣言玉衣其義同也此與下舍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
○顧廣圻曰文之握玉環本同作王後人不解而臆改耳

策作公孫赫史記云向壽不同也

吳攻荆
○先慎曰乾道本改 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

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

晉獻公
○先慎曰乾道本連 欲伐虞虢
○先慎曰乾道本無欲字盧文昭云一本作欲伐虞案經是虞虢

八五百六十八引作
乃遣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二八以榮其意而亂其政
○先慎曰各本二八字欲伐虞虢今據補

榮當
作斃

叔向之讒萇弘也。○王渭曰：困學紀聞謂此時叔向死已久。先慎曰：說苑權謀篇記誅萇宏事與本書略同。蓋古人相傳偶異也。為萇弘書。○先慎曰：乾道本作

為萇弘書。盧文弨云：為書曰萇弘。誤。今從凌本刪改。謂叔向曰：子為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伴遺其書。周

君之庭而急去行。○先慎曰：行字當衍。周以萇弘為賣周也。乃誅萇弘而殺之。○盧文弨曰：凌本無此三字。王先謙

先慎曰：難言篇云：萇宏分施。

鄭桓公將欲襲鄆。○顧廣圻曰：他書鄆又作檢會。先問鄆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姓名。○盧文弨曰：張本無與

顧廣圻曰：盡與說苑權謀篇作書其俞懋曰：與當作舉。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注曰：故書舉為與。是其例也。

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云：舉謂紀錄之也。然則盡舉姓名為悉記錄其姓名矣。

擇鄆之良田賂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先慎曰：乾道本埋作理。顧廣圻

今據改。釁之以雞豕，若盟狀。鄆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鄆，遂取之。

七。○王先謙曰：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有讀為又。荆適有謀，侏儒常先

聞之以告惠文君。

鄴令襄疵。○顧廣圻曰：乾道本藏本此條在秦侏儒後。當譌倒也。先慎曰：依經次不誤。顧說非。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

魏王魏王備之。○先慎曰：乾道本不重。魏王二字。盧趙乃輒還。○王念孫曰：輒還當作輒行。言趙王知魏

不得其解，故改輒行為輒還。不知上言趙謀襲鄴，則兵尚未出，不得言還也。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縣令之左右，據御覽七百九引補。縣令發薦而席弊甚。○先慎曰：各本令下

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也

卷十一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先慎曰索隱云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密子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密作宓案說作宓宓密同字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

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透弘其行身也離世○王先謙曰弘與闔同透弘與下迂深闔大同義離世謂遠於事情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

墨子為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君作在誤先慎曰用言張榜本作無案用當作忠明君聖主

當作知者明主謂藥酒忠言知者明主之所以獨知也下說良藥苦於口知者勸而飲之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是其證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先慎曰用為張榜本作為用誤此與下不以儀的為關相對為文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

為關則射者皆如羿也○先慎曰儀準也見國語周語注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

以言有織察微難而非務也○王先謙曰以下文例之而字當衍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顧廣圻曰李當作季良惠施宋鉏墨翟也論有迂深

闕大非用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迂字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顧廣圻曰畏當作魏魏牟也聲近誤

子賢人也淮南作詹車當作陳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顧廣圻曰言震當作處瞻何莊子讓王篇釋文云瞻故務卞鮑介墨翟皆堅瓠也○顧廣圻曰鮑介之推也墨翟二字有誤或當作申徒狄

陳駢也形近誤狀皆當作皆狀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顧廣圻曰言震當作處瞻何莊子讓王篇釋文云瞻且虞慶詛匠也而屋壞○先慎曰也字衍文此與下句相對成文

不當有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先慎曰餉下說作餉字同

三、挾夫相爲則責望。○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挾夫作夫挾。誤。自爲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譟。○顧廣圻曰：譟當依說作譟。取庸作者進美羹。

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句踐之稱如皇也。○趙用賢曰：如皇，臺名。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瘳實而吮傷。○先

張榜本挾夫至此脫下。且字作夫。案實疑士之聲近而誤。懷瘳，士謂欲士之病愈也。且先王之賦頌鐘鼎之銘，皆播吾之迹。○顧廣圻曰：播，藏本今

慎曰：張榜本作潘。云當作番。案播潘番古字通用。華山之博也。○王先謙曰：下然。然先王所期者利也。○先慎曰：張本無

力也。築社之諺，目辭說也。○王先謙曰：目乃自之誤。言晉文自辭。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

今乎如是不能更也。○先慎曰：如是以下。鄭縣人得車厄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厄作輓。案衛人佐

弋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弋下有也。字今據補。卜子妻芻弊袴也。○先慎曰：乾道本芻作寫。趙本作爲。虛文弔云。

謂仿象也。顧廣圻云：卜當依說作乙。先慎案：而其次者也。○王先謙曰：語意不完。依

虛說是。今從拾補本改。卜字不誤。說見下。而其次者也。○王先謙曰：語意不完。依

小而世意之大者，有所爲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先慎曰：乾道本小上無之字。顧廣圻云：藏

本無下說。至皆歸取度者也。○先慎曰：信名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信，得所利於下。○先慎曰：信名

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下畜之於君。○顧廣圻曰：藏本故中章胥已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

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癘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鍾。○先慎曰：乾道本託作託。顧廣圻

作託募俞樾云乾道本託誤作記當從道藏本訂正趙用賢本託下有募字則由誤讀下文而衍也下文曰晉國之辭仕託募叔向者國之鍾矣此於託字絕句仕謂仕者託謂託者襄二十七年左傳衛子鮮出奔晉託於木門終身不仕然則古人自有仕與託之兩途凡託於諸侯者君必有以養之觀孟子可見故曰辭仕託蓋仕可辭託亦可辭也募叔向者自為句後人不達託字之義誤以託募連讀遂於此文亦增入募字耳又鍾字無義疑古本止作重莊子逍遙遊篇其翼若垂天之雲崔譔曰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然則國之垂猶云國之一面與上文申之民棄田園而隨文學者邑之半文義一律國之垂猶邑之半垂亦半也今加金作鍾則不通矣先慎案俞說是今從藏本此三士者中章胥己叔向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音竹仲反中二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外繩墨之外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禮之二字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耕戰之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當是害之譌國安則尊顯危則為屈公之威即王先謙曰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王先謙曰滅儒故明王論李疵視中山也○盧文弨曰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衣紫綏之以鄭簡宋襄○顧廣圻曰藏本緩作綏今本緩之作言鄭簡謂子產宋襄與楚人責之以尊厚耕戰○先慎曰疑當作貴尊厚以耕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戰二條緩字未詳所當作

親位下○顧廣圻曰親字句絕今本位作蒞誤未詳所當作先慎曰顧讀非位下連上為句位蒞古字且為下走睡臥○先慎曰乾道本無且為下三字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走上有且為下三字先慎案張榜本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三十八字合下說而成非定本也走上當有且與去揜弊微服○顧廣圻曰去作夫按說孔丘不知故稱猶孟鄒君不知故先自僂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信如曾子殺彘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主下有表字。按非也。此當有尊字。患在尊厲王擊警鼓。與李悝謾兩和也。○顧廣圻曰。尊字當衍。上文所錯入也。

右經○先慎曰。乾道本無此二字。顧廣圻云。今本此下有右經二字。乾道本藏本無。下卷同。按此當有今據補。

一。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不齊不肖。○先慎曰。乾道本不齊二字作賤。誤。今據張榜本改。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瘠臞。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王先謙曰。身體當作體身。誤倒。其言多不辯。何也。○先慎曰。各本多下有

衍。先慎案。御覽五百四十一引無。今據刪。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先慎曰。御覽引無。令晉二字。從文衣之媵七十人。○

衣文。據御覽乙。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

者。爲木蘭之櫃。薰以桂椒。○先慎曰。各本作薰桂椒之櫃。今據藝文類聚八十四御綴以珠玉。飾以玫瑰。

輯以羽翠。○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均作緝。以翡翠。鄭人買其櫃。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櫃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

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

則恐人懷其文忘其○顧廣圻曰此下有字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顧廣圻曰此句絕蜚一日而敗。○顧廣圻曰五字爲一句下同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

○盧文弨曰不如爲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

我爲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輓，拙爲鳶。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張榜曰蓋王偃時築以備齊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

又賢於癸。○先慎曰稽御覽五百七十二引作晉下同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知，築者知倦，其謳

不勝如癸美，何也？○先慎曰張榜本無勝字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疾也。○盧文弨曰下當作已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

致功也。

二、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先慎曰乘下當有之奉二字

右御冶工。○先慎曰乾道本治作治遺本作治工與下文合是也今據改言王曰：○先慎曰言當作謂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

齋以觀無用之器也。○先慎曰乾道本以上有今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以上無今字今據刪故以三月爲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

臣治人也，無以爲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治又謂王曰：○先慎曰各本又作人據御覽

九百五十七引改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曰：燕王徵巧術人。○先慎曰乾道本作一曰好徵巧王謂云曰下當脫燕王二字選注有先

慎案張榜本一曰作燕王無一曰二字亦非微即微字形近而誤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九百十引正作燕王徵巧術人是其證今據改御覽五百三十引作燕王欲攻衛白孔六帖八十三引作燕王好徵巧九十七引作燕王好徵巧衛人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先慎曰乾道本請以作日能以三字藝文類聚御並誤然皆有燕王二字衛人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先慎曰乾道本請以作日能以三字藝文類聚御並誤然皆有燕王二字請爲以四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先慎曰乾道字亦誤顧廣圻云今本句上有客曰二字先慎案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有者是也據今本增藝文類聚引有曰字

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治者謂燕王曰臣爲削者也○先慎曰乾道本無爲字虛文昭云臣下張本有爲字顧廣圻云藏本有今據補諸微物必以削削之○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削字顧廣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虛文昭曰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爲棘削之○虛文昭曰此下多脫文孫云文選魏都賦注引王曰客爲棘刺之端何以理之理必削○先慎曰王曰昭云文選注有王曰二字今據補吾欲觀見之○虛文昭曰選注引吾欲觀客曰臣請以讀爲已王曰昭云文選注有王曰二字今據補

之舍取之因逃

兒說○先慎曰乾道本兒作見顧廣圻云今本見作兒案兒是也兒說見呂氏春秋君宋人善辯者也持守篤淮南人間訓先慎案顧說是今據改乾道本連上今依張榜本趙本提行

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先慎曰藝文類聚九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先慎曰顧視也色故過關視馬而賦不能辯也故籍之虛辭○先慎曰之字衍藝文類聚引無之字虛字作空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殼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

也。○先慎曰：張榜本。常作警，下仍作常。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先慎曰：十步當作百步。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先慎曰：問辯篇全作中。有常儀

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為巧。○先慎曰：乾道本無逢字。顧廣圻云：今本羿下有逢字。案依上文常補問辯篇有逢字。今

增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

妄言。○王先謙曰：也。字當在言下。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顧廣圻曰：句絕。而說其辯。還說讀如悅。不度以功。○顧廣圻

其行。○顧廣圻曰：句絕。不入關。○顧廣圻曰：句絕。藏本同。今本不度下有之字。響上有而字。此人主所以長欺

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誅

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

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一人曰：吾與堯同年。○先慎曰：乾道本無一人曰。吾與堯同年。八字。今據御覽四百九十六。意林引增。其一人曰：我與黃帝

之兄同年。○先慎曰：意林兄下有弟字。御覽引無。我並作吾。訟此而不決。○盧文弨曰：藏本作訣。先慎曰：趙本作訣。誤。御覽作決。以後息者為勝耳。○先慎

息作罷。案此謂皆無情。理故以辭長者為勝。

客有為周君畫莢者。○盧文弨曰：英譌。下同。前作策。策筭同。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髮莢者同狀。○先慎曰：髮本作髮。玉篇髮

千枚。注：徐廣云：髮漆也。漢書皇后傳：殿上髮漆。師古云：以漆漆物謂之髮。今關東俗器物一再著漆者，謂之髮漆。捐即髮聲之轉。此謂所畫不辨黑白與漆筭同也。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筭

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莢其上。而觀其畫也。案此即西人光學之權輿。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筴同。曰。素未

畫也。此言畫筴之用。何異素髹。

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最難。四御覽七百五十。無下最字。據藝文類聚七十。孰易

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且暮罄於前。文。倪一訓。聞見。蓋倪從見。是有見義。罄本同。以倪爲義。當爲朝夕見於前也。先慎曰。御覽引罄作覩。下同。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者。類聚。意林。御覽引正作魅。今據改。意林。形下有像

字。不罄於前。故易之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不上有無形者三字。

齊有居士田仲者。即陳仲子。宋人屈穀見之。穀。下有往字。見之。下有謂之二字。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

人而食。云。仰字。疑衍。下選注。引無今據刪。今穀有樹瓠之道。巨。擊近而誤。當作巨。之道二字。衍。堅如

石。厚而無竅。受水漿。吾無用此瓠。以爲也。屈穀曰。然其棄物乎。曰。然。今先生雖不恃人之食。亦無益人之

國矣。猶可棄之瓠也。田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曰。剖。廣圻

衍。而任重如堅石。下節而衍。如堅當作堅。如。則不可以剖而以掛。下。以。顧廣圻曰。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

棄之。以欲二字。今據張榜本刪。今田仲不恃人而食。字。說見上。張榜本無田字。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

類也。

虞慶爲屋。○盧文弨曰：下三條宜連。顧廣圻曰：虞卿也。慶卿謂匠人曰：屋太尊。崇也。藏本太作大。匠人

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先慎曰：乾道本

重上。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虞慶曰：不然。五字在此宜卑下。誤。先慎案：今本是也。夫濡塗重而生椽撓。正

申塗濡椽生之義。以撓椽任重。此宜卑。辨虞慶屋太尊之說。皆匠人之詞。宋本誤以虞慶曰：不然。五字於

夫濡塗重上文。義不可通。藏本沿其誤耳。今改從今本。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

○先慎曰：乾道本無以直二字。顧廣圻云：藏本直下有以直二字。今據補。今本無以字。此益尊。匠人詘爲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爲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

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顧廣圻曰：范也。且，睢同字。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槩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

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且張弓不然。○先慎曰：張榜本趙本作范。且曰：不伏槩一日而蹈弦，

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爲之。○先慎曰：工窮也。於詞依且爲之。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豔乎辯說文

麗之聲，是卻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者，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王先謙

能遠然而士窮乎范且虞慶者。○顧廣圻曰：連上十一字爲一句。爲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

也。○顧廣圻曰：爲虛辭逗，其無用而勝句絕。實事逗，其無易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

而窮也。句以上今失其讀。先慎曰：無易者，其道不可易。

也。今世之爲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爲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顧廣圻曰：不上。當有工匠二字。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截，然至日晚必歸饑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慙，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爲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畢也。○先慎曰：趙本然而下有秦強三字。張本從夫慕至此均無。

三人爲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先慎曰：子長而怨。曰：子盛壯成人。曰：其供養薄。曰：父母怒而

謂之。○先慎曰：以上今皆失讀。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爲而不周於爲己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

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顧廣圻曰：調當作請，易錢當作錢，易去聲，下同。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顧廣

上當有且字，耘當作云，此與下文錢布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字衍，耕句絕者盡巧而正畦陌畦時者，且易云也。句對不知者改作耘字誤甚。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顧廣圻曰：者盡巧而正畦陌畦時者，

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下畦作畦，案時非此之用，句當衍二字，未詳。孫詒讓曰：畦當作埒，一切經音義引俞頽篇云：畦埒也。是其證。此畦埒二字蓋注文傳寫誤混入正文，遂覆埒不可通耳。非愛主人

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盧文弨曰：調疑周，先慎

文不周於爲己，卽其證。皆挾自爲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爲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爲心，則父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顧廣圻曰：公當

說苑指武篇先慎曰：經亦作文公疑非文王伐崇事也。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淵泉之池。○先慎曰：各本淵作深，無泉之二字。據御覽一

二文相對明深乃淵之誤。又脫泉之二字耳。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來為民誅之。○先慎曰：乾道本無來字。盧文弼

補據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先

左傳作蔡人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為稽

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稽作規，誤。俞樾曰：稽字無義，疑當作指。漢書河間獻王德傳：文約指明。注云：指

謂意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字亦作旨。孟子告子篇：願聞其旨是也。齊桓公伐蔡，意在蔡姬，故管仲

請無以此為指也。稽從旨聲，故得通借。禮記王制篇：有旨無簡不聽。即尚書呂刑篇：有稽無簡不聽之異

文。然則稽旨通用。古有徵矣。道藏本改稽為規，非是。先慎曰：稽字不聽，史記樛里子甘茂傳：正義：漢書賈

誼傳：應劭注：司馬遷傳：顏注：荀子王制：楊注：並云：稽，計也。桓公之計在伐蔡，故管仲請無以此為計也。語極明顯。俞氏謂：稽字無義，失之考耳。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

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

因遂滅之。○先慎曰：乾道本無因字。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為天子誅之名。○先慎曰：乾道本無為

字。張凌本有今據補。而有報讎之實。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先慎曰：乾道本運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母立而泣。○先慎

作傷者之母立泣。盧文弼云：立疑衍。俞樾云：立字不當有。蓋即泣字之誤。而衍者先慎人問曰：將軍於若

案上之字衍。盧俞說並誤。立下脫而字。今據藝文類聚五十九御覽四百七十七引改。○先慎曰：下今字當子如是，尚何為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先慎曰：下今字當

子吮其父之傷而殺之涇水之上今安知不殺是子乎御覽引與藝文類聚略同蓋所見本與今異說苑復恩篇作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涇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播吾○王先謙曰播吾即番吾見史記趙世家六國表又作鄆吾漢常山郡有

一統志以為即房山當即主父令工施鉤梯刻疎人迹其上○盧文弨曰疎即正之異文正足也下入迹者也先慎曰播張榜本趙本作潘說見上刻疎人迹其上○盧文弨曰疎即正之異文正足也下入迹即迹字也迹緝文作速此變作疎亦猶迹之變作跡矣古本韓子當作刻人疎其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上寫者依今字作迹而疎字失不刪去遂誤倒在人字之上又誤其字作疎也

曰主父常遊於此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為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顧廣圻曰為博句絕箭長八尺句而勒之曰昭王

嘗與天神博於此矣○先慎曰張榜本無矣字御覽三十九卷引亦無矣字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盧文弨曰孫云文選鮑明遠東武吟注引令下有曰字可省豆藏本作筥下同先慎曰治要御覽七百九又七百五十九引均無曰字席蓐捐

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先慎案張榜本趙本回作面手足胼胝面目黧黑相對成文乾道本誤下

文作面目黧黑是其證今據改治要引正作面目黧黑各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各犯聞之不喜而哭

意不欲寡人反國邪○盧文弨曰選注引意下有者字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君捐之

治要御覽引亦有而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棄之捐○先慎曰乾道本棄作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

○盧文弨曰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先慎曰乾道本臣下有有字盧文弨云選且臣

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先慎曰：治要有乎字。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攜

擲而置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騰作攜。王渭曰：魏書古彌傳引此作塞。暨今案此同字耳。字書無攜字。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

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乃解左驂而盟於河。○先慎曰：乾道本乃作可。誤。治要作乃。今據改。

鄭縣人卜子。○王先謙曰：此條依經當在衛人佐弋後。先慎曰：乾道本卜作乙。顧廣圻云：今本乙作卜。誤。此猶言某乙也。茲劫殺臣云：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亦猶言某甲。用人云：罪生某。禍生乙。亦

可證。先慎案：顧說非。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九御覽六百九十五引乙作卜。今據改。使其妻為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先慎曰：乾

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吾下有故字。案此不當有先慎案。御覽引作似吾。故袴明。乾道本脫故字。顧說非。北堂書鈔引正作象吾。故袴。今據補。妻因毀新令如故袴。○先慎曰：各

字。北堂書鈔引無。今據刪。御覽引作妻因鑿新袴為孔。

鄭縣人有得車輓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輓也。俄又復得一。○先慎曰：謂又得一車輓也。問人曰：

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輓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輓。今又曰車輓。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鬪。

衛人有佐弋者。烏至。因先以其捲麾之。鳥驚而不射也。○先慎曰：方言：繼，謂之。繼，謂之。繼，謂之。繼，謂之。

鄭縣人卜子。○先慎曰：各本卜作乙。御覽六十三又九百三十二引乙。作卜。是以卜為姓。今據改。又九百三十二引乙。子下有毒字。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為渴

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顧廣圻曰：此條不見於上先慎曰：御覽引亡其二字作失字。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先慎曰：自喜二字。疑效善之譌。見長年飲酒。不能釀則唾之。

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欲效善。○先慎曰：各本欲上有亦字。御覽八百四十五引無。今據刪。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

之。引作亦自飲而盡之六字。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書字。今據刪。書言

之固然。

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作記涉上文而誤。下善言之固然亦當作記言之固然。經言宋人之讀書與梁

人之解記若下不作記字則經不分別言矣。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當作日。人質切。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

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十四御覽五百九十五引鄧作鄭。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誤書舉

燭。御覽五百九十五引作而誤於書中云：白孔六帖引作而設書舉燭字，並非。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國受

書而說之。孔六帖御覽引增說讀為悅。曰：舉燭者，尚明也。聚御覽引尚作高。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

白王王大悅。文昭云：舊脫其一。今據拾補增。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類。乾道本世

下有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今據刪。

鄭人有欲買履者。十七八引置均作買。今據改。欲御覽一作身。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

市。二十引之作入。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

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引度下有數字。

四。○先慎曰：乾道本無四字。王登為中牟令。○顧廣圻曰：王當作王，呂氏春秋知度篇作任，任同字。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

章胥已者。○盧文弨曰：中章二字，呂作瞻，先慎曰：中章胥已，二人名。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

曰：子見之，我將為中大夫。○王先謙曰：為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盧文

曰：非晉國之故，願廣圻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

目人絕無已也。○盧文弨曰：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

者，邑之半。○先慎曰：乾道本無邑字，顧廣圻云：今本者，下有邑字，案依上文當有據，今本增。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

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鍾矣。○先慎曰：一本鍾作鍾，盧文弨云：鍾張本作鍾，與前同。語難解，顧

云：死傷者軍之乘，或此與彼同。先慎案：鍾鍾皆垂之誤。國之鍾猶國之半也。說詳前。八說篇作乘，亦誤。又

案：御覽三百七十二引韓子曰：晉平公與唐彥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一足，叔向問之，公曰：吾侍唐子腓，痛

足痺而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子欲貴吾爵，子欲富吾祿，子夫唐先生無欲也，非正

坐，吾無以養之。○腓，脹下唐彥一作唐亥，案即唐倒文。當為此條，一曰佚文。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先慎曰：上恐字，下當有己字，恐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

其君見好巖穴之士。○顧廣圻曰：見好，當依下文作好顯。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顧廣圻曰：中山策以見作而朝。以十數，伉禮

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先慎曰：御覽二百九十一引伉作亢。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

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陳。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先慎曰：下士居朝，御覽引作下居士而朝之。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陳。

者。先慎案：依上文當有御覽引作陣陣，陣即陳字。今據補。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

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五、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不下有得字。先慎案：御覽三百八十九、八百十

四兩引有得字。今據補。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紫字。今據補。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紫字。今據補。一國百姓好服

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勿衣紫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止之二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欲字。案欲下有脫文。先慎案：御覽三百八

十九引欲下有止之二字。是也。今據補。八百十四引無欲何不試四字。節文也。今本不審，並刪欲字，不可從。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

進者，公必曰：少卻。吾惡紫矣。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曰：

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傳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

民無衣紫者。先慎曰：乾道本，王字作欲。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上欲字作王。今據改。王請自解紫衣而朝。先慎曰：乾道本請作以。顧廣圻

脫文。先慎案：以乃請之誤。依今本改。王請自解紫衣而朝。謂王朝時請先解己之紫衣也。此句並無脫文。羣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

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

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國小。先慎曰：趙本國小二字誤倒。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先慎曰：患下當有一曰

字。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先慎曰。俎豆不大。鍾鼓竽瑟不鳴。寡人之當有罪。字。事上。當

有脫字。未詳。先慎曰。治要引尸子。治天下。驚作寡人之任也。下子之罪。亦作子之任。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

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之蔭於街者。莫援也。○先慎曰。舊本

有字。今據御覽九百六十五事類賦二十六引刪。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先慎曰。變字疑誤。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顧廣圻曰。與三傳不合。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強曰。未詳。圻趨而諫曰。

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傷。○盧文弨曰。下

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陳。而後鼓士進

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為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陳矣。公

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盧文弨曰。春秋襄公之卒。在次年五月。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先慎曰。自親二

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為上。○先慎曰。上當作食。上經下張本有此數句。蓋

不作上。正可以訂。正上為食之誤。服戰。鷹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遊少海。○先慎曰。少海即渤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

頰且之乘。○王渭曰。晏子春秋。頰且作繁。案此同字也。使駒子韓樞御之。○先慎曰。晏子春秋內篇諫上第一云。公

以駒為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為不進。盡也。○俞樾曰。韓子古本當作以馬為不盡。不盡即不進也。列子天瑞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湛注。進當為盡。是

進與盡古通用。詩文王篇毛傳訓盡爲進。師古注漢書高帝紀曰進字本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

作費。又作贖。皆其例也。寫者依本字作進。而失刪盡字。遂並失其讀矣。

韓樞之巧。○先慎曰。乾道本無樞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有。今據補。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王先謙曰。與去聲。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

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先慎曰。宜字涉下文衍。睡不亦宜乎。

孔子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爲人君者。猶孟也。民猶水也。孟方水方。孟圓水圓。○先慎曰。治要引尸子處道篇。圓作圓。案說文。圓天

體也。全也。周也。是圓爲正字。御覽七百六十引二句互易。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纓甚貴。○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纓字。御覽三百八十類賦十二引並重。今據增。鄒君患之。問左右。左

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

禁之。乃斷纓。出以示民。○先慎曰。乾道本乃斷二字。作長字。民上有先字。顧廣圻云。今本是。先戮以莅民

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不字。今依拾補增。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

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先慎曰。趙本日作曰。誤。申子

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顧廣圻曰：韓策云：又亡子之術而廢子之謁，其行

乎云云此有脫文申子辟舍請罪。

六、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先慎曰：僖二十五年左傳：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國語亦作三日。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

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

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

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俞樾曰：信名之下，當有信義信事四字。蓋文公曰：安信，箕鄭告以信名信義信事，下乃一一申之也。今

奪之則文不備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

之矣。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期返而食。○先慎曰：乾道本：期返而食，作今返而食。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今作令，誤。先慎案：御覽八百四十九引，作期反而

食今據改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吳起至暮不食而待之。○先慎曰：各本作起不食而待，御覽四百七十五八百四十九引，並作吳起至暮不

食而待之今據改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先慎曰：御覽引方作乃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多，不同。先慎曰：治要無天字。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

而失信，吾不為也。○先慎曰：治要可上無不字。風疾作疾風。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顧廣圻曰：之妻二字當衍。先慎曰：治要無之字。其子隨之而泣。○先慎曰：治要無之字。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斃，妻

適市來。○先慎曰：乾道本無妻字。治要有今據補。適作道。誤。曾子欲捕斃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王

先謙曰：非下疑有可字。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先慎曰：乾道本今作令。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令作今。先慎案：治

要作今。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先慎曰：各本上母字作父。今據改。非以成教也。遂烹斃也。○先慎曰：各本上母字作父。今據改。

楚厲王有警鼓，與百姓爲戒。○先慎曰：各本警下有爲字。與上有以字。成作飲。酒醉過而擊。本擊下有之

也。二字據御覽事類賦刪。民大驚，使人止之。○先慎曰：各本無之字。拾補增。盧文弨云：脫先慎案：御覽事類賦引有之字。今據補。曰：吾醉而與左右戲而擊之也。

賦引作而是過字。涉上文而誤。今據改。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先慎曰：御覽事類賦引赴下有也字。乃更令

明號而民信之。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

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

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先慎曰：曰上矣三字涉上而衍。此言左右和聞李悝之言於是皆爭上。明不應有曰上矣三字。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

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有相與訟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自此至末案。皆覆出七術。不當有也。子產離之，而毋使通辭。到至其言以告而知也。○先慎曰：至字衍。文

到即倒字。惠嗣公使人僞關市。○先慎曰：惠當作過。關市呵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乃舍之。嗣公謂關市曰：某時

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譴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

卷十二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有先慎案，治要引有下字，今據補。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罪當故不怨也。跼危坐子臯。臯雖刑之，有不忍之心。跼者懷恩報德。○顧廣圻曰：藏本同，而誤先慎曰：危讀為跼，是也。詳下說。以功受賞，臣不德君。功當故不德君。翟璜操右契而乘軒。功當受寵，故乘軒而無慙。○襄王

不知厚賞也。故昭卯五乘而履屨也。○西卻秦東止齊大矣。而王唯養之五乘，功大賞薄，猶富人而履屨為正字，屬均別。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為失少室周。周以勇力事襄主，真信不誣。人有勇力多已者，字說作踰，古通。

上如字，讀之先慎曰：失字衍，顧讀即臣將為少室周亦不成文。

二、恃勢而不恃信。恃信則信者不生心。故東郭牙議管仲，公欲專仲，國柄牙以仲雖忠矣。○先慎曰：乾道本注：危必互倒。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晉文公以冀鄭信誠，以為原令曰：必不叛我。軒曰：人主不以非子產者，古軒罕通。左傳：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駸行，必得所利。駸行不貞，白簡主

之相陽虎。虎逐魯疑齊，是行駸也。趙主哀公問一足者，也。孔子曰：夔一足，若何？曰：夔反，戾惡心，然所以免禍，以免禍者，下當有信字。先慎曰：反戾，下說作忿戾。

以免禍者，下當有信字。先慎曰：反戾，下說作忿戾。

之相陽虎，虎逐魯疑齊，是行駸也。趙主哀公問一足者，也。孔子曰：夔一足，若何？曰：夔反，戾惡心，然所以免禍，以免禍者，下當有信字。先慎曰：反戾，下說作忿戾。

之相陽虎，虎逐魯疑齊，是行駸也。趙主哀公問一足者，也。孔子曰：夔一足，若何？曰：夔反，戾惡心，然所以免禍，以免禍者，下當有信字。先慎曰：反戾，下說作忿戾。

之相陽虎，虎逐魯疑齊，是行駸也。趙主哀公問一足者，也。孔子曰：夔一足，若何？曰：夔反，戾惡心，然所以免禍，以免禍者，下當有信字。先慎曰：反戾，下說作忿戾。

之相陽虎，虎逐魯疑齊，是行駸也。趙主哀公問一足者，也。孔子曰：夔一足，若何？曰：夔反，戾惡心，然所以免禍，以免禍者，下當有信字。先慎曰：反戾，下說作忿戾。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君雖有師臣當亦謹小臣當即充指顧之役文王理解左右無可使者文王理解當作繫解王先謙曰是亦失士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矜過而飾非也○盧文弨曰文王履不成義履上常有繫字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朝當莊燕當試今季孫一之故終朝下有堂字燕下無當試今三字張本試作舒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此雖神不行況不神乎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此雖堯不治況非堯乎夫

爲門而不使入門不入不委利而不使進與利不進也亂之所以產也門不使入利不使齊侯不聽左右魏

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金錢鉅費金以齊王用左右故也○顧廣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璧上有玉字按說無舊注亦未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

而拜據此是知左猶盜嬰兒之矜裘與阴危子榮衣盜者子不恥其父盜以父所盜衣矜人謂者兒不恥

慎曰乾道本注以下子綽左右畫也○先慎曰乾道本注俱下有能字趙本無今據刪去蟻驅蠅以

至喻溫言訓左右愈諂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無與宣王之患驪馬也王不察掌馬者

○先慎曰宣張榜本作先按說作驪也○先慎曰宣張榜本作先按說作

五臣以卑儉爲行則爵不足以勸賞○先慎曰乾道本勸作觀虛寵光無節則臣下侵偪說在苗賁皇非

獻伯孔子議晏嬰獻伯爲相妻不衣帛晏嬰亦然故非其太偪下○先慎曰孔子議晏嬰條今奪北堂書

粟御覽妾作妻故仲尼論管仲與叔孫敖仲有三歸以其太奢敖有糲餅以其而出入之容變陽虎

之言見其臣也。

○先慎曰：乾道本變作變，顧廣圻云：今本變作變，句有誤，未詳。先慎案：變字是陽虎入齊，其臣因之見於君，及其出也，皆不為虎是入，則因之見出，則背之。一出一入之間，其容遂

變，陽虎之言見其臣也。此倒句而成文，順之為陽虎之言見其臣，而出入之容變也。顧氏不知古書倒文成義之法，而讀變字句絕，所以疑句有誤也。改從今本。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

主術。虎言居齊已有三人，及其得罪，而三人為君執逐，虎言明已無私，簡主應以私臣之事言其舉非之

下云：非所以教國也。即承此失術言注說非又案。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

乾道本注及作反，改從趙本，非之疑之，非倒文。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

人主明，陽虎將為趙武之賢，解狐之公。此三人皆以公舉人，內不避親，外不避讐，虎言

非所以教國也。主云：所舉害己，與積棘者同。此反教人為私也。○先慎曰：注二人，譌三人。而簡主以為積棘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武子文子之子，好直言，武子曰：子

產忠，諫子國譙怒。夫忠諫者，必離羣臣，而又危難於父也。○先慎曰：乾道本自子產至父也，二十三字均

虛所見本，亦有此二十二字。惟注脫離字耳。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子產忠諫子國譙怒，並注云：此藏

本所添，未必是也。先慎案：下說有此事，經必應有張榜本。趙本及虛所見本，不盡出於藏本。顧氏謂藏本

今據補。非也。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官也矣。○先慎曰：趙本注：姊譌妹，下無矣字。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

仲不報封人之恩，唯賢是用，人怨謗也。

右經。○先慎曰：各本脫。今依例補。

一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為獄吏，別人足，所踞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先慎曰：張榜本無尼字。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顧廣圻曰：從當作後，說苑至公篇：子臯走郭門，郭門閉，先

天大寒而後門後門與說
宛門閉合明出爲後之誤
踰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臯問踰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

令而親踰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虛文昭曰藏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踰危曰吾斷

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先慎曰乾道本欲作獄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

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愾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

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踰者行步危故曰踰危也○俞樾曰注說非危乃跪之省文古謂踰足者

其馬而反之孫星衍云跪足也此說得之先慎曰荀子勸學篇蟹六跪而二螯楊涼注跪足也韓子以則

足爲踰跪據此是楊所見韓子作跪也跪訓爲足又其一證悅而德公也張榜本重而字案此下當接孔

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云云是也今

錯簡在後另爲一條說苑此下接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云云是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簾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方以爲文

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黃也○徒獨○先慎曰乾道本無徒字顧廣圻云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

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且伐之○先慎曰乾道本無且字盧文弨云臣薦樂羊而中山拔

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尙薄○稱服也○先慎曰乾道本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顧廣圻曰昭卯即孟卯也顯學篇魏任孟卯之辨難三篇執與曩之孟

卯之爲明卯猶孟津之爲盟津芒卯之爲明卯猶民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

軍疑爲之奉二字之譌養之以五乘文義未備乘下脫之奉二字當衍涉下文而誤耳舊注全譌先慎曰將

解也。外儲說左。燕王悅之。養之以五乘之奉。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

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羸勝而履

躄。羸利也。謂賈者。羸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羸勝之人履草躄也。○顧廣圻曰。羸勝當作羸勝。形相

躄。近也。舊注全譌。先慎曰。御覽八百二十九引羸作羸。注同。躄作躄。案躄躄二字。古今文通用。說文。履從

尸。古文作願。云從足。莊子天下篇。以跛躄爲服。釋

文。李云。麻曰躄。木曰履。履與躄同。屬與躄同。是也。

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先慎曰。此乃錯簡。當在孔子相衛後。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愨者也。爲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子曰。

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爲言徐子以自代。○先慎曰。張榜本代作伐。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不以自代。

恐他人言之而爲罪也。○有敵賢。一曰。少室周爲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

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顧廣圻曰。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二。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

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爲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爲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爲能謀天下

乎。公曰。能以斷爲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顧廣圻曰。君當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

國柄焉。○盧文弨曰。張本有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亦有今據補。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

國柄焉。○盧文弨曰。張本有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亦有今據補。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

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先慎曰：餐，御覽八百五十引作飧，四百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

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克而拔之。○先慎曰：乾道本原克作用兌，顧廣圻云：今本用兌二

謂六途也。陸兌字通。詳老子。周語云：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韋注云：隧，六途也。事亦見僖二十五年左傳杜預注，以隧爲王之葬禮，與韋說異。此文公攻原，即周襄王所賜之地。

於王國爲都鄙，不在六途，而云攻周途者，戰國時已有文公請六途之說。展轉傳譌，遂以文公伐原爲攻周之途地。先秦諸子解經，已不免沿譌，悉心推校，可略得其蹤迹。今本作原，則明人不知而妄改，不足據也。

先慎按：孫說非，用乃原之誤，兌乃克之誤。御覽二百六十六引作舉兵攻原，克而拔之，是其證。今據改。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

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

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先慎曰：乾道本吾上無恃字。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遂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

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

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

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

曰：審而是，固足矣。○先慎曰：一曰：先慎曰：乾道本而讀若如。一曰：提行，今從趙本。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先慎曰：御覽三百七十

二引曰上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

有對字○先慎曰乾道本足作之顧廣圻云今本之作是也而字不可有有則不待釋而明矣改從今本非一足也

○先慎曰夔一足王先謙云之作是也而字不可有有則不待釋而明矣改從今本非一足也

三文王伐崇○顧廣圻曰呂氏春秋不苟篇云武王至至鳳黃虛鞮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

君與處皆其師上當有上字○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王之臣故無可使也○先慎曰乾道本皆

王作皆一曰晉文公與楚人戰○先慎曰乾道本無一曰二字在魯哀公問後另為一條楚下無人字顧

今據改一曰晉文公與楚人戰○先慎曰乾道本無一曰二字在魯哀公問後另為一條楚下無人字顧

係履墮引作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先慎曰以

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先慎曰治要引韓子文王伐崇至黃鳳墟而鞮繫解左右顧無可令結係

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友也○下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

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也○御覽四百七十四引韓子曰文王伐崇與大夫謀鞮係解

視左右而自結之六百九十七引鞮作履無伐崇與大夫謀六字左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賢廢其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己○

慎曰易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虛文昭曰此條當連上先慎曰

賢謂此不著經文中不知此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

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孔子侍坐於魯哀公藝文類聚八十五又八十六御覽九百六十七引御作侍今據改哀公賜之桃與

黍哀公曰有曰字先慎曰各本無曰字虛文昭云家語子路初見篇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覽車類賦二

十六引啗作食藝文類聚八十五又八十六引啗作噉左右皆揜口而笑八十五引而作失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先

慎曰雪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孔六帖八十一引爲上有以字果蓏有

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蓏之下是

從上雪下也五引作是侵上忽下也丘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上當有桃字

趙簡子謂左右曰據藝文類聚六十九御覽七百九引補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

之先慎曰趙本屨履作履履下注今車席如此大美先慎曰藝文類聚吾將何屨以履之履所履席

無美履以履之也先夫美下而耗上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衣又當美累美不已則居上彌有所妨

義之本也類聚引本作道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馬不可不誅不誅必爲殷禍先慎曰乾道本無禍字拾補作

患字今據藏本補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伯

昌。○先慎曰：乾道本伯作戎，今據趙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不以其賢為其

主。○虛文昭曰：上人字，或改夫。顧廣圻曰：藏本同，按下人字當作臣。今本不作欲談。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去仁義者，上所以勸

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者貴梟。○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勝者必殺

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

下傷君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弋。○先慎曰：乾道本無義字，顧廣圻云：今本害下有義字。先慎案：依上下文當有御覽八百三十二引有義字。今據補。又問儒者鼓

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先慎曰：意林：儒者以為害義

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文昭曰：注：尊敬。張本作卑敬。○盧

四。鉅者，齊之居士。○先慎曰：乾道本鉅作詎。盧文昭云：詎，張本作鉅。顧廣圻云：藏本作鉅。王渭云：困學紀聞引作距。先慎案：距，詎並鉅字之誤。呂氏春秋去私篇有鉅子高注：鉅姓是也。今從藏

本。上文正作鉅。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為鄴令，清剋潔愨，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不事君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

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先慎曰：乾道本無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

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

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

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張榜本無遂不受及注十一字。

齊有狗盜之子與刑危子戲而相誇。○先慎曰刑經作跗案說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言裘尙有所

虛文昭曰狗盜象狗以入危子曰。○顧廣圻曰危吾父獨冬不失袴。則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

人故後有尾舊注非終爲冬則不可逆矣。則者既不衣袴。何有冬夏之別。安得獨於冬言不失歟。當據注訂正。先慎曰御覽六

百九十四引作吾父冬夏獨有一足袴與注所據之本不同。蓋相傳本異也。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面而右畫圓也。○先慎曰經注左畫圓右畫方

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御覽九百四十四引作以骨去蟻蟻愈多以肉驅蠅

蠅愈至。意林肉作骨。藝文類聚九十七引亦作骨。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先慎曰御覽六百二十四引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

乾道本請上有謂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謂字按謂當作謁先慎案謂字衍文御覽引無謂字意林作君無聽人有請經注作君勿聽左右之請並無謂字今據刪因能而受祿。○先慎

授作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先慎曰乾道本無君字道本下官字作君按

韓宣子○王潤曰曰吾馬菽粟多矣甚懼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

爲多與之。○先慎曰爲字一本作與其實少。雖無麗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顧廣圻曰此管仲曰。○先慎曰乾道本無管仲二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

吾不如弦商。○盧文弨曰：新序雜事四作寧。呂氏春秋：請立以為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

朋，請立以為大行，墾草初邑。○初，入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俞樾曰：初當作剏，謂剏造其邑也。作初

慎曰：管子小匡篇：初作入，即舊注所辟地生粟。臣不如寧武。○盧文弨曰：武威子之諺，新序作威。顧廣圻

本：俞氏失考耳。廣雅訓詁三：入，得也。辟地生粟。臣不如寧武。○盧文弨曰：武威子之諺，新序作威。顧廣圻

感：威有宿音。請以為大田三軍，既成陳，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顧廣圻曰：呂氏春秋：作王子

父。晏子春秋：問上篇，新序四。又作成甫。城成父甫。古字並通。魏王基碑：請以為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

東郭牙，請立以為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五。○先慎曰：乾道本無五字。孟獻伯相魯。○顧廣圻曰：孟當作孟。孟者晉邑，杜預注：太原孟縣是也。獻伯

先慎曰：藝文類聚：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無衣帛之妾。○先慎曰：乾道本無上有

六十九引獻作懿。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

字。顧廣圻云：晉字上文。所錯入也。今據凌本刪。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

也。一曰：晉孟獻伯拜上卿。○先慎曰：各本無晉字。王渭云：晉卿無孟氏，此或即晉語。叔向賀宣子憂貧

據：叔向往賀，門有御下。當有車字。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顧廣圻曰：上二字當作秣。先

食禾，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徒行，故不二輿。○先慎曰：乾道本多作不

與此異。多字作多以。向者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

焉。夫爵祿旂章，○盧文弨曰：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

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王潤曰：循當作脩。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

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節下。有儉字。誤。按節上當有私字。以絜私名。獻伯之儉。

也可與。○言辭制當誅之。故可與也。○盧文弨曰：注亂譌。又何賀子議晏嬰一事。說見上。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先慎曰：三歸。壻名。古藏貨財之所。故能富他書以三歸爲取三姓女。非曰：臣富矣。

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僭上。一日管

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白朝歸設。鼓吹之樂。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僭上。

孫叔敖相楚。○王先謙曰：上文言仲尼論管仲與孫叔敖。則係叔敖以下。棧車也。牝馬。糲飯菜羹。○先

各本飯作餅。王念孫云：餅當爲餅。餅與飯同。見玉篇。廣韻：糲飯菜羹。猶言蔬食菜羹耳。餅與餅字形相似。傳寫往往譌潤。○廣雅云：餅。食也。方言注云：餅。盛餅筥也。爾雅釋文曰：餅字又作餅。今本餅字並譌。

作餅。○初學記：器物部引此。正作糲飯。先慎案：御覽八百四十九及八百五十一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引均作糲飯。今據改。 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

大夫也。其儉僭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先慎曰：令尹二字誤。及虎抵罪於魯。皆

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

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僂而笑曰：夫樹柎。梨橘柚者。食之則甘。○先慎曰：乾道本無

夫字。各本無。柎梨二字。盧文弨云：張本有夫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八十六初學。記二十八引有夫字。及柎梨二字。御覽九百六十九引亦有相梨二字。今據增。 樹柎棘者。成而刺人。故君

子慎所樹

中牟無令魯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齊燕也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邢

伯子可御覽二百六十六引改公曰非子之讎也王先謙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

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於其君先慎曰乾道本趙下

凌本俱連上先慎案常連今從張凌本於其君三字各本無據御覽六百三十二初學記二十引補及武死各就賓位武之先慎曰御覽初學記引作及

私德若此也趙武以薦白屋之士管庫者六十家十四字與御覽略有增省皆此佚文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向武之屬大夫向曰武立如不勝衣先慎曰乾道本無向

文昭曰二字脫當有顧廣圻云新序雜事四云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云云言如不出口然其所舉士也數十人先慎曰

百二引增皆令得其意難曉先慎曰乾道本無令字御覽有盧文弨云藏本有令字今據補而公家甚

賴之況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先慎曰各本說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爲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爲相虛文弨曰韓詩外傳九又云魏文侯並譌先慎曰說苑其讎以爲且幸釋

己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迎而射之御覽四百二十九引並作迎今據改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

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盧文弨曰故私怨不入公門一曰解狐舉邢伯

柳爲上黨守先慎曰乾道本無一曰二字解下提行顧廣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

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先慎曰：白孔六帖四十四引韓子曰：趙簡王問解狐，孰可？爲上。黨守曰：荆伯柳王曰：非子之讐乎？曰：舉賢不避仇讐也。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先慎曰：乾道本無遠字。顧廣圻云：今本道下有遠字，先慎案：今本有遠字，是今據補。此條不見上經，疑南面篇文。

錯簡在此。

六。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夫○先慎曰：夫當作曰。不爲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趙用賢曰：介異言介然異於人臣也。而獨忠於主。

○先慎曰：乾道本無忠字。顧廣圻云：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

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己也，又且危父矣。○盧文弨曰：下矣字，張本無。

梁車爲鄴令。○先慎曰：各本爲上有新字，據白孔六帖十九引刪。盧文弨云：前後俱無新字，是也。其姊往看之，暮而後至，閉門。○先慎曰：各本無至字，閉門作門，閉據白

孔六帖增改。御覽四百九十二。五百一十七引作暮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先慎曰：白孔六帖引免之令，作逐之。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顧廣圻曰：上文云：綺烏皆未詳。

邑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先慎曰：下無之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之。

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先慎案：御覽引有今據補。

下無之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之。先慎案：御覽引有今據補。

卷十三

外儲說右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顧廣圻曰合當作

舍形近誤此舍與道勢與行皆相對行去聲讀之難一篇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又難二篇不出

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之行句例同又用人篇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五蠹篇舍必不亡

之術而道必滅之事句例皆同王先謙曰道由也行如字義順不必說去聲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

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顧廣圻曰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喬而臧獲不乘

驥嗣公知之故不駕鹿○先慎曰乾道本不作而顧廣圻云而薛公知之故與二變博○虛文弼曰疑樂

樂子即蘭子也樂與蘭音近說文門部闕妄入宮掖也讀若闕即其例也列子說符篇宋有蘭子者釋文

云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闕也是闕子之闕即闕之引申義故此書以樂為之矣先慎曰說文樂從絲

聲樂從絲聲二字聲同釋名釋宮室樂擊也其體上曲擊拳然也易中孚有孚擊如一木作樂是樂學二

字義通故本書假樂為擊若頡篇擊一牛兩子也說文擊一乳兩子也其言二樂者謂昆弟皆來博也則

樂為擊假借仍當以雙生訓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鳥○先慎曰乾道本鳥作馬

鳥字形近而譌說作鳥拾補作馬為馬二字皆不誤今從張榜本作鳥

二人主者利害之軃轂也○先慎曰乾道本連上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

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弋也○顧廣圻曰易患在國羊之請

變○先慎曰乾道本羊作年顯廣圻云今本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先慎曰與

犀首甘茂之道穴聞也。○先慎曰：乾道本茂，作戊，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作茂，按戊當作茂，茂同字也。古
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卮。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也。○先慎曰：以字當在能字下，以用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
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
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姬也。知貴不能○先慎曰：知貴，疑欲知之誤。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頤，
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除之。○先慎曰：乾道本則下有其字，盧文弨云：一本
今據無則字。王渭云：其字衍。先慎案：張榜本無其字。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先慎曰：乾道本無始坐二字，盧文弨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
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王先謙曰：以下文例之，句末當有矣字。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
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
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先慎曰：歸謂歸其舍，承上酒酣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
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邪？於是反國，發廩粟

以賦衆貧。

○先慎曰：乾道本粟作栗，誤。今據趙本改。

散府餘財以賜孤寡。

○俞越曰：餘字衍文。散府財與發廩粟相對。倉無陳爲文，不當有餘字。涉下文府無餘財而衍。

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嚮德惠施於民也。

○先慎曰：惠已與二弟爭民。

○先慎曰：民字，顧廣圻云：今本爭下有民字，已讀爲以。盧文弨云：已字，張本作不。先慎案：已以古通，顧讀是爭下無民字，則句義不完。今據今本補。

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

尾走晉。

○盧文弨曰：子尾無出亡事，其子高繼昭十年奔魯，遂奔晉。先慎曰：左傳子夏作子雅，古雅夏通用。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

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

爵祿，行諸大臣。

○先慎曰：二柄篇作行之羣臣。

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貸，小斗斛區釜以收之。

○先慎曰：左昭三年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

斗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鐘。陳氏三量，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

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蠃蚌，不加貴於海。

○先慎曰：乾道本蚌作蚌，無加字，今依拾補改增。

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

當作齊，周邇也。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

○盧文弨曰：孫貽穀云：史記田敬仲世謂邇齊國之人。

此疑有誤，俞越曰：已當作苞，昭十二年左傳：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與此文義相似。史記載：此歌正作苞，惟此本以謳苞爲韻。苞子爲韻，史記作歸乎田成子，歸與謳則非韻矣。當以此爲正。詩曰：

雖無德於女，式歌且舞。

○先慎曰：晏子春秋：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當作歌舞之。

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爲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

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爲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

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先慎曰。田成氏。御覽一百六十一及一百七十七引無成字。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

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

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先慎曰。誅字衍。擅愛。即

擅愛之臣。與下文禁。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民。○先慎曰。乾道本民作名。顧廣圻云。天字衍。藏本

御覽六百二十四引車上有釋字。是此與外諸說。左上有釋車而走。句例正合。今據增。或曰。景公不知用勢

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先慎曰。乾道本師曠下有不知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先慎曰。拾補無以字。

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

萌。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盧文弨曰。家語致思篇作蒲宰。先慎

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時。曰。各本

時作為據御覽八。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先慎曰：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滄之。○先慎曰：御覽二百四十九引改。

五八百四十九引飯並作飲。下覆其飯。並作覆其飲。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滄之。子路怫然

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

也。今以由之秩粟而滄民。其不可何也。○先慎曰：各本無其字。據御覽引補。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

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滄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

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

生使弟子止徒役而滄之。○先慎曰：各本止作令。據御覽引改。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

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以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

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喬華。士昆弟二人者。○顧

曰：論衡非韓篇。兩作譎。荀子宥坐篇。楊倞注引此。士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

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執而殺之。○先慎曰：乾道

之。盧文昭云：執下脫而字。荀子注引有先慎案。荀子注引無吏字。御覽引作使執而殺之。今據改。以為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

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

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

侯者。是望不得而友也。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

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所以教於國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又下有非字。誤。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卻之不止。○先慎曰。御覽引。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喬。○先慎曰。北堂書鈔四十五引者下有名字。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卻馬於門。而狂喬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常是時也。周公且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且曰。狂喬。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爲誅之。○先慎曰。北堂書鈔引無夫子二字。太公望曰。狂喬也。○先慎曰。字衍文。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先慎曰。北堂書鈔引議作義。二字古通。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爲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旋其軫也。○先慎曰。乾道本註上有許字。以旋二字作於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許字。於作以旋。今據改。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先慎曰。事類賦二十三引無字。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千金之鹿者。何也。○先慎曰。各本千字作一。無何也二字。據論衡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十三引補。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變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先慎曰：御覽七百五十四引潘其作潘者。而不為薛公。薛公患

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先慎曰：令當作令其。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間。謁者言。客張

季之子在門。○先慎曰：張榜本無之子二字。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子不為文也。立有間。時季羽在側。

○顯廣圻曰：季羽未詳。先慎曰：時字疑衍。曰。不然。竊聞季為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而大禮之。○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盧文昭云。

張本有。曰。曩者聞季之不為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為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

騶私廩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遣季也。變子因相謂曰。為公者必利。不為公

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為公。因私競勸而遂為之。○先慎曰：乾道本私作斯。案私斯二字聲近而誤。張榜本趙本作私。是變子兄弟見薛公遣季。因私相勸勉為薛公。

斯字誤。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駙烏者斷其下翎。○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

翎作領。下有焉。斯其下領五字。今據御覽九百二十事類賦十九引增刪。則必恃人而食。○先慎曰：事類賦恃作待。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

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二。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先慎曰：惑字失韻。疑誤。其知。見人惑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

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俞越曰：知當作和字之。

誤也。和與下隨字相為韻。下文匿與意。臧與行。皆相為韻。若作知。則首句失其韻矣。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

意。女女有志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先慎曰。乾道本。田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

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先慎曰。漢藝文志。道家有鄭長者一篇。云。六國時先韓

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一篇。言道家事。曰。田子方。○先慎曰。師古注。別錄云。鄭人不知其名。袁淑真隱傳。韓非稱之。世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爲名。曰。田子方。○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今據補。知欲爲廩而未得。所以爲

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顧廣圻曰。漢書古今人表中。上曰。弋者奚貴。唐易

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其不謹廩也。○先慎曰。乾道

本有今據補。張故曰。在於謹廩也。王曰。然則爲天下。何以異此廩。○先慎曰。乾道本。王作故。異作爲。拾補

作異。今據改。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爲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

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

國羊重於鄭君。○先慎曰。乾道本。連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

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爲德。○盧文弨曰。秦本作以。顧廣圻曰。句

字之誤也。隸書以字或作臥。因誤爲引矣。蓋因客說宣王。有誤。俞樾曰。引當作以。曰當作日。皆

宣王說而太息。故左右以王之說之日。先告客以爲德也。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顧廣圻曰。齊策

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有十孺子皆貴於玉。○先慎曰。各本有上有中字。據御覽六百二十六七百一。薛公

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為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

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先慎曰：乾道本勸下有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之字。先慎案：北堂書鈔三十一引亦無之字。今據刪。於

是為十玉珥而美其一。○先慎曰：張榜本玉誤王。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為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顧廣圻曰：六字為一句。言秦策作立。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道作通。誤策穴誤作而當。以告甘茂。○先慎曰：乾道本以上有曰字。顧依此訂。先慎曰：吳師道策補云：韓非子道而作道穴。

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

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

人臣也。○先慎曰：乾道本衍下有其字。臣下有者字。盧文弨云：其字者字。一本無。今據刪。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

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

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已道穴

聽之矣。○先慎曰：乾道本已作也。據張榜本趙本改。見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先慎曰：乾道本無見字。盧文弨補犀首為將。於是日

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月也。境內盡知之。○先慎曰：乾道本月作日。拾補作月。盧文弨改。王召樗里疾曰：是何

匆匆也。何道出。○先慎曰：道由也。言人匆匆謂兵秋起攻韓。何由出此言也。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

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諸侯矣。○先慎曰：張榜本趙本逃下有

字入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而無當。○先慎曰。乾道本而上有通字。虛文。昭云。通字衍。先慎案。御覽八百五引無通字。今據刪。張榜本而誤有。可以盛

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

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先慎曰。乾道本。有下有乎字。盛水作乘水。虛文。昭云。乎字。凌本無。乘。藏本作盛。今據刪改。則人孰注漿哉。今為人

主而漏其羣臣之語。○先慎曰。乾道本。主上有之字。虛文。昭云。之字。衍。張本無。今據刪。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為其漏

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

曰。堂谿公見昭侯曰。○先慎曰。藝文類聚七十三。御覽三百九十三。七百六十一。引公作空。下同。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

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為人主而

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也。○先慎曰。各本無也字。據藝文類聚御覽引補。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言

泄於妻妾。

申子曰。○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頤廣圻曰。主當作王。與上文明聰韻。

三。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縣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酸。○先慎曰。各本然而作著。然。虛文。昭云。著。然。孫云。文。選與。

滿公瑛書注引作然而。先慎案。藝文類聚九十四。御覽八百二十八。引並作然而。今據改。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楊倩。○先慎曰。乾道本。陶作問。趙字。脫。選注。有意。林同。顧廣圻云。當作問。韓詩外傳云。問里人。說苑晏子春秋同。倩曰。汝狗猛耶。曰。昭曰。下。

先慎案。虛顧說是。藝文類聚御覽引並作問。今據補。藝文類聚引倩作青。下同。倩曰。汝狗猛耶。曰。昭曰。下。

曰字藏本張本皆無先慎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鬻而往酤而狗逐而齧

之也○先慎曰拾補齧下旁注齧字案說文無齧字齧齒也齧噬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先

藝文類聚引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先慎曰拾補明作輔盧文弨云文選注引作輔顧

也荀子外傳多言白其義皆同先慎案顧說是大臣為猛狗迎而齧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

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顧廣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

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為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墮此

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問主之情以告

外外內為重諸臣百吏以為富○先慎曰富當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顧廣圻曰不

秋云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說苑云則為人主所察據腹而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

有之案安同字察即案形近譌又案依二書此而上當脫腹字○先慎曰乾道本禁下有禦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

禦字先慎按禦字不當有下文無即其證今據顧校刪明為己者必利而不為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

大臣為猛狗而齧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為社鼠而問主之情○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情下有矣字誤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

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齧人使者不敢

往乃酤他家之酒問曰何為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一曰桓公問

管仲曰○先慎曰乾道本無一曰二字桓下提行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桓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

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墮。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爲勢重以收利

於民。入則比周。譏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顧廣圻曰：危當作安。說見

耳。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

狗。則術不行矣。○先慎曰：說本晏子春秋內篇。問上桓公管仲作景公晏子。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顯

曰：依下句當衍殺字。先慎曰：下句誅字乃流字之誤。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

兵而流共公於幽州之都。○先慎曰：各本流作誅。據御覽六。百四十五引改。尚書孟子並作流。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

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荆莊王有茅門之法。○孫詒讓曰：茅門下作荊門。說苑至公篇與此略同。亦作茅寮。茅門即雉門也。說文

經之雉門兩觀也。諸侯三門。庫雉路外。朝在雉門外。茅門之法。廷理掌之。即周禮秋官司士掌建邦外朝

之法也。天子諸侯三朝皆有廷。士理字通。先慎曰：孫說茅即弟之誤。是也。御覽六百三十八引正作弟。可

證。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蹏踐雷者。廷理斬其軻。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蹏踐雷。廷理斬其軻。戮

其御。太子怒。○先慎曰：怒。廷理之執法也。入爲王泣曰：爲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

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盧文弨曰：尚

失威。下尙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

拜請死罪。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茆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茆門。○孫

曰。說苑。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外。廷理曰。苑云。少師慶。車不得至茆門。非法也。○先慎曰。至茆。太子曰。王召急。不

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笏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為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茆門。廷理曰。非法也。

舉笏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先慎曰。北堂書鈔三十六。後有儲主而不屬。矜

矣。○虛文。昭曰。說苑。作少君。在後而不豫。下矜矣。二字衍。凌本無。先慎曰。北堂書鈔引有矜矣二字。矜與

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矜。下云。矜。借為賢。亦通。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先慎曰。御覽六百。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為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為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

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為能相萬乘。所不窺也。○先慎曰。窺與篠同。荀子賦論。然疑家巫有蔡嫗者。疑母甚

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顧廣圻曰。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

蔡嫗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為能相萬乘而不窺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嫗也。今

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嫗。人主之蔡嫗。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

者。繩之外也。○先慎曰。繩謂繩墨。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所字。顧廣

相受也。○先慎曰。張榜本此下有如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媼也在中。請歸與

是則疑不得長臣矣九字

媼計之。衛君自請薄媼。曰○顧廣圻曰：藏本重薄媼二字。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媼。」○先慎曰：以當作已。

媼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媼？」○先慎曰：乾道本無愛字。顧廣圻云：藏本無愛字。今本有，依下文當補。今據增。媼曰：「不如吾

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更請決之於卜者蔡姬。曰：「先

乾道本無更字。盧文弨云：張本有。今據補。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姬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為臣矣。」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誦之，其聲反清微者，乃教之。○顧廣圻曰：反當作及。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

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顧廣圻曰：謂古通用，不必改作。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

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先慎曰：乾道本吾作五。據趙本改。北堂書鈔三十六引正作吾。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先

乾道本無入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索下。有入字。先慎案：北堂書鈔引亦有。今據補。其兄曰：「吳子為法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

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先慎曰：毋幾索入，謂毋望索入也。史記晉世家：毋幾為君，呂不韋傳：則子無幾得與長子索隱云：幾猶望也。此文語意正與相同。其妻

之弟又重於衛君。○先慎曰：又讀為有。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曰：吳起示其妻以

組，曰：「子為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先慎曰：效當作較。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為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

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而歸。○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云：衣

又八百九十八百二十六引並有而字。今據補。北堂書鈔三十六引無而字。陳禹謨據誤本改之也。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卮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先慎曰壺當作壺。生肉不布。○先

左昭十六年傳注布陳也。殺一牛徧於國中。○先慎曰言不獨食。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先慎曰功謂女功。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

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

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

民之從公也為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為從公矣。○孫詒讓曰慎讀為順。產與生義同。字通。迎殺

事迎殺者言戰為逆而殺之。之。事順逆生殺文正相對也。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

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

以日中為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先慎曰不行

則失貴重之臣。故憂而不決。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

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盧文弼

下有東字。伐衛。東其畝。○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同。呂氏春秋簡選篇亦云東衛之畝。先慎曰商君書賞刑篇取

五鹿。攻陽勝。虢。○顧廣圻曰陽勝虢未詳。伐曹南園鄭反之陣。○王渭曰呂氏春秋反鄭之陣。高注反覆。覆鄭之

女垣與呂覽注異。國語此注上引賈侍中唐尙書說蓋此注亦木前儒雖未明其人較反覆之義為長。本書之字亦疑其之誤。商君書與呂氏春秋同。罷宋圍。還與荆人戰。城濮。大

敗荆人。返為踐土之盟。遂成衝雍之義。○先慎曰乾道本成作城。盧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

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頤之脊也。

夫瘞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顯廣圻曰如當作知下同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

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國○先慎曰乾道本無國字今據補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

亂臣者○先慎曰乾道本不重亂臣二字顯廣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

是同堅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以解左髀說右髀者○顯廣圻曰藏本同今本

左髀說右髀七字先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趙本作以不誤

卷十四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顯廣圻云今本有下字今據補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故曰共也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既善馭馬又能忍渴及至渴趨飲遂不能制

子罕爲出彘○罕行罰一國畏之因田恒爲圃池○撞行賞人歸之因故宋君簡公弑患在王良造父

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王造誠能御車使共操轡則不進田成信善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曲則亂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仁下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顯廣圻云

仁下作不仁○誤爵祿生於功○功立則誅罰生於罪○罪著則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先慎曰乾道本無

而上下有非字。按依上文而當作非。先慎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先慎曰：上欲治強，則必正法，故不仁；下欲爵祿，則必盡死力，故昭襄知主情，但當自求理以嘗貴也。百姓但當仰君，亦而不發五苑，應侯欲發蔬果以救飢人，非忠君。昭襄知主情，但當自求理以嘗貴也。百姓但當仰君，亦而不發五苑，應侯欲發蔬果以救飢人。

也。田鮪知臣情，但當立功，蓋因不故教田章。鮪教子章曰：富國家而公儀辭魚，不受。○盧文弨曰：注一本為誤作達。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以令燕王專任子之，故不專任，終不成霸。人主鑒於上也。○盧文弨曰：顧廣圻曰：藏本上作士，按此當作下。先慎曰：上字不誤。上謂上古也。蘇代非齊，潘壽言禹是一橫說，一豎說。兩事比勘，語極明顯。張榜本亦誤作士，而居者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欲媚子之故，謂燕王言禹傳位人主無所覺悟。○先慎曰：拾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

情於益終令啓取之。王遂崇子之。人主無所覺悟。○先慎曰：拾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

方吾知人皆知已不與同服者共車同族者共家，恐其因同而況借於誠乎。趙王擅已，況君權可借臣乎。○顧廣圻曰：衣於當作於衣，舊注未譌。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王先中虎目而惡之，左右或言平陽之目甚於虎目，遂殺言者。○如周行人之卻衛侯也。衛侯君名辟疆，行人以辟疆天子同號，故不令朝改。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是也。○先慎曰：乾道本注仁作人，誤。今據張榜本改。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子敢不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治則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

趙本改。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子敢不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治則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

搖木本則萬本動。引網綱則萬目張。吏正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契亦然。○顧廣圻曰：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驚馬。○先慎曰：張榜本趙本驚作駕，牽馬

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契亦然。○顧廣圻曰：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驚馬。○先慎曰：張榜本趙本驚作駕，牽馬

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契亦然。○顧廣圻曰：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驚馬。○先慎曰：張榜本趙本驚作駕，牽馬

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契亦然。○顧廣圻曰：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驚馬。○先慎曰：張榜本趙本驚作駕，牽馬

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契亦然。○顧廣圻曰：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驚馬。○先慎曰：張榜本趙本驚作駕，牽馬

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契亦然。○顧廣圻曰：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驚馬。○先慎曰：張榜本趙本驚作駕，牽馬

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驚矣。○顧廣圻曰：此十九字舊注誤入正文。是以說在不覆出。此當衍其一也。例

鍛平夷，榜槩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先慎曰：敗當作則。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幘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主欲稅吏問輕

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已。吏因擅意，因以富。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

腐財怨女。公巡人見有飢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不然而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爲之

泣也。前礙飾，後礙錯，既不得前卻，遂旁而佚。造父見之，泣，猶賞罰。失必致敗也。○先慎曰：注乾道本得上有後字，今從趙本刪。

右經

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必隨之也。恣欲於馬者，擅轡策之制也。以轡策專制之，故馬不違也。然馬驚於

出斃，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斃也。疑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王子於期爲駙駕，轡策不用

而擇欲於馬。○先慎曰：此下當更有擇欲於馬者五字。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顧廣圻曰：馬當作駕。非芻水之利

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

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其故也。○孫詒讓曰：革，勒古字通。說文：勒，馬頭絡銜也。詩：小雅：蓼蕭：革沖沖。傳：革，轡首也。革即鞮革，亦即勒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

琴者也。○先慎曰：依上文善上有之字。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攔下。○先慎曰：各本蘇作攔，拾補引孫詒穀云：文選琴賦注

指按也。而不能成曲，亦其故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共字。顧廣圻云：當依選注引作擲。先慎按：說文：摩一

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先慎曰依上文琴上當脫鼓字人主又安能與

其臣共勢以成功乎○先慎曰乾道本無其字拾補有盧文昭云脫今據補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效駕服習之故成也效駕

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爲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堯伏溝中○先慎曰乾道本無

堯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王子於期齊轡筴而進之堯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先慎曰與當作子說文與黨與也子推子也義別下文作子二柄篇亦作子不誤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

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

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爲出堯以奪其君國罕用刑服國是由出堯用威懼焉○盧文昭曰注用威懼焉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恆設慈愛明寬厚○先慎曰經無成字成乃其證此作恆復呂氏春秋恆勢篇淮南子人

並開訓同誅簡公以齊民爲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恆以仁厚爲圃池也以仁濟物猶圃池也○盧文昭曰注猶張本作由與上注同一

曰造父爲齊王駙馬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駕齊王○王先謙曰下服成二字當衍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

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驛而走○先慎曰說文驛馬突也字亦作駟雖造父不

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成恆利之是田成恆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爲宋君爲

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顧廣圻曰未詳先慎曰手當爲毛之誤馬欲馳其毛先豎至今猶然察毛吻

此言毛色動則吻不至於傷是其所駕之馬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卻之馬掩迹拊而發之堯逸

本欲馳也故下云且發矣於期因拊而發之

出於竇中。○先慎曰：逸當作突。竇，溝竇也。馬退而卻，策不能進前也。馬驛而走，轡不能止也。○先慎曰：乾道本止，作正。盧文弼云：正，秦本作止。今據改。

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先慎曰：乾道本賞作賀。張榜本作賞。御覽引並作賞。今據改。君自行

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常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

制於子罕也。○先慎曰：御覽引殺作死。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爲出彘而田成

常爲圃池也。○先慎曰：常，拾補作恆。按常字。漢人避諱，改趙本池作地。談。今王良造父共車。○先慎曰：趙本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

必敗而道不至也。○先慎曰：入當作出。令田連成竅其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二、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禱。○先慎曰：下文無家字。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爲王

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訾，毀也。謂之也。○先慎曰：注，意謂毀其人而罰以甲也。是一訾

國語齊語：訾，相其質。高注：列子說符：財貨無訾。張湛注：並云：訾，量也。量財貨曰訾。量民之貧富亦曰訾之。猶其也。人謂里人計里買牛之力量之可以出二甲，非里中人入二甲也。下文屯二甲，卽其義。夫非

令而擅禱者。○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虛文。弼云：張本有。今據補。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

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爲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先慎

義同。史記封禪書：冬，賽索隱：賽，謂報神福也。漢書：賽並作塞。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

百姓曰：人主病爲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

舜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爲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

里爲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罰也。○先慎曰：屯無罰義。一切經音義一引字書云：屯亦邨也。一邨之中或里正或伍老量出二甲。閻過公孫衍媿不

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過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爲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

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

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

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先慎曰：乾道本釋勢作適勢。顧廣圻云：吾適勢句絕與民相收若是句絕吾適不愛不字當衍而民因不爲

我用也。因當作固。此以適勢適愛相對。藏本今本勢上適字作釋。非俞樾云：藏本作吾釋勢與民相收當從之。上文云：彼民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是言君民之間本是

以勢相制。若釋勢而用愛則吾適有不愛。民途不爲我用矣。故不如絕愛道爲得也。文義本甚分明。因釋適聲近又涉下句有適字。故乾道本誤爲適勢。顧氏謂：適勢適愛相對非是先慎按。俞說是。改從藏本。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謂草木著地而生也。○俞樾曰：著字衍文。蓋涉下文。今發五苑之蔬草者而於草下衍者字。又因草字及下蔬菜字皆從艸。遂又誤者爲著耳。注謂

草木著地而生。殊爲曲說。先慎曰：俞說是。藝文類聚八十七御覽四百八十六九百六十四九百六十五事類賦二十六初學記二十八並引無著字。草作果。無下果字。因誤衍已久。姑存之。蔬菜橡果

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者。○先慎曰：乾道本果

作草。拾補作果。盧文弨云：張本作草。顧廣圻云：今本草作果。按下文云：不如棄棗蔬而治。互異未詳。先慎按：作果者是也。下文：蔬棗栗。蔬草屬棗栗果屬。故此婚文云：蔬果若作草字則偏而不備。下云：棗栗

蔬而治。卽其例。經注云：應侯欲發蔬果以救人。蔬果二字。本此是注所見之本。尙不誤。顧氏未之審耳。改從今本。御覽引作果蔬。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

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一曰：令發五苑之蔬蔬棗栗足以活民。是

使民有功與無功互爭取也。○先慎曰：各本使作用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先慎曰：白下無互字。據藝文類聚改。孔六帖卷九

十九引韓子。秦飢。應侯曰。秦王五苑之棗栗。足以活人。請主發與之。惠王依之。疑一曰。以下脫文。惠當爲昭之誤。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今從張榜本。趙本提行。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曰。御覽

八百二十八引鮪作修。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曰。自恃無恃人。○先慎曰。各本無。曰字據御覽引補。

公儀休相魯。○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儀休作孫儀。誤。韓詩外傳三有。先慎曰。白孔六帖九十八。御覽三

休故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先慎曰。御覽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先慎曰。韓詩外傳與。曰。博士也。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類賦引國作邦。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此同。淮南子作弟子。誤。曰。

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卽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

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盧文弨曰。自給二字。張本無。顧廣圻曰。自當作日。先慎

本作致我。校者識於其下。刊時失刪。遂致兩有。顧氏不考。而改自爲日。終不可讀。張榜本無能自給三字。亦非。我又不能自給魚。卽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

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三。○先慎曰。乾道本連。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爲齊使燕。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

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先慎曰。乾道本無管字。顧廣

御婦人日游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

所使之。○王渭曰。之字。一曰。蘇代爲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賁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

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

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亡作任。誤。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為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

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

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潘壽謂燕王曰：○顧廣圻曰：燕策作鹿毛壽。燕世家同。正義云：一作厓毛。甘陵縣本名厓。索隱云：春秋後語亦作厓。毛壽又引此。王不如

以國讓子之，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

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先

慎曰：乾道本無是字。顧廣圻云：今本於下有是字。誤。按：此當依策衍於字。屬下補子字。先慎按：乾道本脫是字。此當各依本書。今據今本增。子之大重。一曰潘壽闕者。○先慎

闕作隱。盧文弨云：藏本張本作闕。顧廣圻云：今本闕作隱。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先慎曰：問

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

印為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為作賢。誤。按：為下當有吏字。先慎曰：顧說非為字下屬。讀于嬌反。王不幸棄羣臣，則子之

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

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徒也。○先慎曰：乾道本羽翼作淺。始拾補作羽翼。盧文弨云：張本作淺。始顧廣圻云：

今本作羽翼。先慎按：漢書張良傳：太子相四皓，高帝曰：羽翼已成，則巖穴之士。真人主之羽翼。淺始二字不辭。改從今本。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

褫之資在子之也。○先慎曰：乾道本褫作號。顧廣圻云：號藏本作號。今本作褫。按：此未詳。先慎按：作褫是也。說文：褫，奪衣也。易訟卦：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侯果云：褫，解也。褫字從衣旁。乾道

本譌作号旁。藏本又譌為足旁。因去虎上厂以成字耳。改從今本。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

去虎上厂以成字耳。改從今本。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

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子之二字。盧文弨云：舊不重。張本有顧廣圻云：藏本重子之是也。策有今據補。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先慎曰：據經服衣也。不與同族者共家。○顧廣圻曰：不上常有居字。先慎曰：張榜本脫不字。而

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

吳章謂韓宣王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依張榜本。趙本提行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曰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曰不可復

愛也。○先慎曰：佯愛人。佯憎人。皆當重一。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人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之。○輟而觀之。虎觀之。先慎曰：乾道本無之。虎二字。張榜本。趙本。之。虎二字。作

慎按：御覽九百七事類賦二十三引輟。下有之。虎二字。虎字屬下讀。今據增。盼然環其眼。○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渭曰：盼當作盼。先慎曰：事

二字形與。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先慎曰：事類賦注引本書。盼近而誤。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注云：平陽君王弟也。今本脫。見此未有害

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卻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開辟疆土者。衛君天子之號。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僞。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名辟疆未必能辟疆。故曰虛也。○先慎曰：諸侯辟疆。

諸侯燬。兩諸字皆涉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句而誤。諸當作衛。

四。搖木者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拊擊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

張網者。引其綱。不一攝萬目。而後得。一攝萬目。而後得。○先慎曰：乾道本不重一攝萬目。而後得。八字據御覽八百三十四引增。張榜本上句。

不字作若。據誤本而改也。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理人猶張目。

救火者。○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

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

造父方耨。○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得有子父乘車過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得作時。誤。按得上有脫文。俞樾曰：得當作見。因古得字作尋。故得與見二字往往相混。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留侯世家。果見穀城山下黃石。漢書見作得。並其證也。趙本改得為時。非是。顧氏疑得上有脫文。亦失之。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

子推車。○先慎曰：父下衍子字。請造父助我推車。○顧廣圻曰：推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而二字倒。援其子之

乘。乃始檢轡持筴。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驚作驚。驚當作又。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

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令使身佚。○先慎曰：乾道本使身二字倒。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使身二字倒。顧廣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

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先慎曰：拾補

術則國之轡策也。○先慎曰：拾補雖下有使字。虛文。昭云：張本有。

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盧文弨曰：致藏本作制。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爲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檠。故身死爲戮。而

爲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

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

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卽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顧

曰。下文無斗參作升石。按此未詳。孫詒讓曰。商子定分篇。主法令之吏。謹其右券。木押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長印。此押券卽右券。木押押與押通說文。木部檢押也。參升二字疑衍。王自聽計。計

不勝聽。罷食。後復坐。○顧廣圻曰。罷食句絕。後字當衍。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

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爲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孫詒讓曰。升石。斗升隸書形近而誤。王自聽之。亂乃始生。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爲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

故劫於李兌。

五。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輦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

力至死。○先慎曰。拾補。至作致。盧文弨云。張本作至。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至作致。誤。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

故也。

趙簡主出稅○先慎曰：乾道本稅下有者字。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

民。吏無私利而正矣。○先慎曰：辭意未完，當有脫文。

薄疑謂趙簡主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

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備未及反。○先

慎曰：乾道本無及字。趙本有御。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管仲二字。顧廣圻云：今覽五百四十一引亦有今據補。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管仲二字。顧廣圻云：今

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諭宮中有婦人而嫁之。○先慎曰：乾道本論作論。據御

覽引。下令於民曰：○盧文弨曰：曰張本作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曰作也。誤。先慎曰：御覽引亦作曰。丈夫二十而室。○先慎曰：御覽引二十作三十。婦人十五而

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

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

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

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注云：馬有翟之文是也。挑從北聲，與翟聲相近。故翟通作挑。尚書顧命篇：王

乃挑頰水，鄭讀挑為濯。詩大東篇：挑挑公子。韓詩挑作媿。爾雅釋魚：蜃小者挑。梁家本挑作濯。並其例也。舊注不知挑即翟之假字，而訓為雕飾，誤矣。先慎曰：俞說是。御覽七百四十六、八百九十六引挑作桃，拾

補作桃。盧文昭以挑字爲。鵝非也。挑桃並翟之假借。鈎飾在前。約鈎使。錯鏤在後。鏤，鐵也。以金飾之。○先慎曰：馬欲進，則鈎飾禁之。欲退，則錯鏤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爲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言賞則有毀，罰則有譽，故不知其所由。○先慎曰：事類賦引民中立作猶人慮急世注，卽字趙本作則。此亦聖人之所爲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翟文。○先慎曰：乾道本進上有筴字。顧廣圻曰：筴字衍。藏本今本無進字。此誤。刪先下有有字。依上進則引之。○先慎曰：乾道本進上有筴字。顧廣圻曰：筴字衍。藏本今本無進字。此誤。刪先文當補。今據增進則引之。○先慎曰：乾道本進上有筴字。顧廣圻曰：筴字衍。藏本今本無進字。此誤。刪先合。惟此條不退則筴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芻其腳，造父見之而泣。○先慎曰：同。故出之。不退則筴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芻其腳，造父見之而泣。○先慎曰：而字。拾補有。盧文昭云：脫。張本有。今據補。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筴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鏤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爲泣也。

卷十五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先慎曰：乾道本下行有難三第三十八六字。顧廣圻云：子目衍，當刪。今依顧校。

難一第三十六

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

信禮繁縛故曰繁禮唯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非譎詐不能制勝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

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荀且取多獸後必無獸慎曰先

乾道本無取字必上有不字顧廣圻云今本偷下有取字無不字先慎案此皆四字句有取字無不字是也改從今本呂氏春秋孝行覽義當作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以詐遇民偷取

一時後必無復因詐得利必以詐爲俗故無復有忠信先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

敗之先慎曰呂氏春秋云文公用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

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君當作若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

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也先慎曰乾道本下因字作問顧廣

作在十字爲一句先慎按顧說非問字涉上文而誤因大小緩急而對謂因其問之大小緩急而對也正承上凡對問者有因而言石作問字則文氣不屬改從今本所問高大而對以卑

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

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

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與孟子救死猶恐不暇語意正同拂即拔之複字或一本作拔一

本作拂校者旁注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於當作於詐詐敵萬今日之勝在今日之勝在詐於敵於當作於詐詐敵萬

世之利也先慎曰乾道本也字作而已二字拾補無而字虛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

於下而失刪耳文昭云而字藏本張本無已字張本作也今據刪改

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先慎曰：乾道本下謂字作請。顧廣圻云：今本請作謂。先慎按：作謂是言舅犯。謂詐其敵。非謂詐其民也。請乃謂字形近而譌。改從今本。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

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

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

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盧文弨云：此二句乃述仲尼之語也。字脫。藏本有今據補。仲尼不知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妄歎宜哉乎。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基年。畊畝正。○先慎曰：藝文類聚十一引作基年而耕者。讓畔。相謙故正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十一引作基年而耕者。讓畔。

舜往漁焉。基年。而讓長。○先慎曰：藝文類聚二。東夷之陶者。器苦窳。惡也。舜往陶焉。基年。而器牢。○先慎曰：引器下。有以字。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非大人之事。○先慎曰：趙本有。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藉作耕。按：藉借同字。先慎曰：顧說是。上文耕漁。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堯在上。容人為惡。仲尼謂堯為

作三。改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王渭曰：舜又何德而化。若堯以舜

從趙本。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

盧文弨曰：而張本作之。

韓非子集解 三 難一第三十六

七十九

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吾字，物字顧廣圻云：藏本

按：下文吾矛之利，與此吾楯之堅，語正相對。下以子之矛陷子之楯，兩子字與兩吾字文又相照。乾道本

脫吾字耳。難勢篇作譽其楯之堅，文法不同，不得緣以為比。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三御覽三百五十三引

並有吾字，物字今據補。難勢篇亦有物字。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

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其年已一

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字。○顧廣圻曰：上有盡二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先

乾道本以字在已者上，拾補無者字。宣文昭云：已者張本作有，已藏本作以。已顧廣圻云：以已當作已。以

已字句絕以下屬者字當衍。先慎按：張榜本趙本以字在有字上，是也。謂天下之過不止耕漁陶三者以

舜壽之有盡而治無已之過，則所止者寡矣。因以字誤移於上，而虛顧並去者字，非也。今依張趙本改。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

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期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己。○先慎曰：言使民從己之令也。乃躬親不亦

無術乎？且夫以身為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顧廣圻曰：藏本同

作矯外儲說右。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為政也。管仲有病。○先慎曰：乾道本連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

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為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先慎曰：乾道本無味，君

有味，君主三字今本有味，君二字先慎按：藏本衍主字，乾道本脫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首趙本作首

君二字今依今本增十過篇作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首趙本作首

子說見十過。夫人情莫不愛其子。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惟字。今據刪。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內

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先慎曰：乾道本開上有聞

字先慎按：聞即開字。之誤而衍。今據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宦不歸。○先慎曰：趙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

矜僞不長。蓋虛不久。○言蓋藏詐事不可久也。○俞樾曰：矜字無義。乃務字之誤。言務為。願君去此三子者

也。管仲卒死。○先慎曰：而桓公弗行。○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顧廣圻曰：尸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先慎曰：度所以去豎刁易牙者。○先慎曰：乾道本無去

有去字。先慎按：有者是也。下管仲非明此於桓公也。使去三子。即承此而言。明此脫去字。今據補。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

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盡死力亦。管仲將弗用也。○虛文昭曰：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欲君去忠

臣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欲字。拾補。且有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

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

以禁其姦。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雖有豎

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先慎曰：乾道本脫君市二字。顧廣圻云：今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

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計臣力。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

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王先謙曰：數字疑衍。上云：非有度者之言。使去豎刁。○先慎

又至。○先慎曰：句。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

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論字。按通字當衍上。寶乃論此。論字之義。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輳。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可賞賞。可罰罰。無所蔽塞也。○顧廣圻曰。弊讀爲蔽。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先慎曰。御覽六百三十三引五人作四人。高赫爲賞首。○顧廣圻曰。赫他書作敎。先復思篇漢書古今人表並作赫。惟呂氏春秋孝行覽作敎。案敎即赫聲近而譌。當依此訂正。史記趙世家作高共。徐廣云一作赫。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

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家字。誤。先慎曰。御覽引無家字。呂氏春秋亦無不必有家字者。是無家字者。非也。

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先慎曰。各本赫下有子字。按子字有泥。說之禮者。惟赫亦無子字。是其證。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王渭曰。此困學紀聞所謂事在孔子後。孔鮒

已辨其妄者也。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

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

也。知氏灌之。曰竈生畫。○先慎曰。乾道本作曰竈生龜。拾補曰。作穴虛文。弔云。穴藏本作曰壽。藏本作龜。顧廣圻云。今本曰作穴龜。作壽。按此當依趙策作曰竈生畫。說苑權謀篇同。太元

經窮上九亦云。曰：龜生靈，蓋本於彼也。先慎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失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于下有失字，今據補。爲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

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臣有不驕，僅合臣禮，非有善可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

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噤。歎息是非君

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盧文弨曰：除當作塗。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先慎曰：淮南子：此下有孔子

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夫平公之不霸也，疑此下脫文。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而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

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先慎曰：此人臣之禮義也。○先慎曰：待當作去。此

人臣之禮義也。○先慎曰：此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顧廣圻曰：夫

六十一字當衍，乃舊注之錯入者耳。先慎曰：顧說非，此六十一字專指臣下言。夫爲人臣者，至此人臣之禮也。申上人臣之禮，師曠非平公之過，至此大逆之術也。申上逆上下之位，又以嚴父不加於子，反譬而

喻之，尤足見周秦間之文法，非舊注所能及。且注家亦無此例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先慎曰：趙本

注所及，且注家亦無此例也。

注所及，且注家亦無此例也。

注所及，且注家亦無此例也。

此及下不可明也。兩明字並作行。盧文弼云：藏本張本作明。下同。馮云：行宜作明。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謂字當衍。此為兩過。謂誤。先慎曰：顧說非為謂同字。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

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為亂。道為虜于穆公。先慎曰：乾道本虜上無為字。顧廣圻云：以中國為亂。句絕。下

今據補道。由也。道為虜。千穆公。由為虜。千穆公。難二篇。伊尹自為宰。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

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欲憂齊國。與今本欲與兩有皆誤。而小臣不行見。先

慎曰：行當作得。小臣之忘民也。上當脫是字。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

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

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刑。德修而隱。不為臣用。故宜刑也。○

圻云：今本有宜刑二字。依下文當補。舊注未譌。今據增。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

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晉代齊也。靡笄山名。○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

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先慎曰：乾道本無則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則字，今據補。救

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則作而，按當作不可

可二字耳。顧刪則字，亦非。乾道本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斬既不辜，徇又不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

民怨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郤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

之矣。而郤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郤子且後至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子字，談夫郤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

之謗，而又生徇之謗。○徇既一謗，益得一謗。是子言分謗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子作何，按句有誤，俞樾曰：此當

下文云：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子作何，按句有誤，俞樾曰：此當

也。正與此應，可以據補。先慎曰：俞說是。昔者紂爲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此

爲虐，更益謗也。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斬謂且望郤子之得之也。○望郤子正，今郤子俱弗得，則民

絕望於上矣。○君上一同，惡更何所望也。○先慎曰：一本無注，盧文弨云：張本有，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郤子之往救罪也，以韓

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先慎曰：望絕當

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郤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說左下。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為仲父。霄略曰：○顧廣圻貴作尊。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為仲父。霄略曰：○顧廣圻

管仲以賤為不可以治國。○王渭曰：國當作貴。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為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為不可以治親。

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

或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

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謂壇出其令。故曰不緣也。國無君，不可以為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

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注：都丞，宦官之卑者也。○先慎曰：之

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二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尊即避卑，即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

雖大吏誦乎民萌，令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闢而不知術也。故曰：管

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繆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繆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翟，翟橫也。○顧廣圻曰：樓翟，樓鼻翟也。○顧廣

也。事見魏策。舊注誤甚。先慎曰：說林上樓翟作犀首張儀。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鄰

國交，私以示己利。故曰：外市也。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

潛王一用淖齒而身死乎東廟。○先慎曰：乾道本身作手。虛文昭云：手字譌。先慎按：虛說是。下則必有主

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爲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主下有誠字。誤。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先慎曰：乾道本重爭字。虛文昭云：凌本不重。今據刪。一則專制而劫弑。○顧廣圻曰：一。下當有用字。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鄆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膠留未有善以知言也。○先慎曰：有當作爲。

難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合。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先慎曰：且當作臣。待

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屨賤。○先慎曰：踴即景公造圻。造爲斲。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先慎曰：卒問而對。非深思也。亂國重典。豈惡刑多在當與不當耳。不在多少。此不察治之患也。夫

刑當無多。不當無少。○顧廣圻曰：藏本且作。苟不當雖少。猶以爲多也。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且不止。

○顧廣圻曰：藏本且作。北。今本且北。兩有皆誤。卽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尙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爲說。不亦妄

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盧文昭曰：非字。意林無。先慎曰：意林

八百四十五事類賦。十七引並有非字。公胡不雪之以政。○先慎曰：乾道本。胡下有其字。據。御覽四百九十七。六百八十四

藝文類聚十九。御覽事類賦。引刪。意林亦無其字。公曰：善。○先慎曰：乾道才善上。有胡其二字。張榜本無

引並無胡其二字。今據刪。因發倉困。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乎公乎。胡不復遺

其冠乎。○先慎曰：各本無其字，及上乎公乎三字，據藝文類聚御覽引補。意林冠上亦有其字。

或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據張趙本提行。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先慎曰：小人以遺冠使

桓公發倉困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

則是桓公行義，非為遺冠也。○虛文弼曰：非字衍。顧廣圻曰：行當作遺。先慎曰：顧說是。張榜本無非也二字。不知上文行為遺之誤而刪之也。是雖雪遺冠之恥

於小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遺下有宿字，誤。亦下當有生字。且夫發倉困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

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常望遺冠。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

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豐。○先慎曰：各本孟作孟，豐作鄆。王引之云：孟為孟字之誤也。竹書紀年：帝辛三十四年，用師取者及邾。書大傳：文王受命二年，伐邾。史記周本紀：文王敗耆國。

明年伐邾，作孟者借字。顧廣圻云：克，今本作堯，誤。鄆，他書又作豐。先慎案：孟為孟之誤，堯為克之誤。御覽八十四引正作侵孟，克莒，舉豐。今據改。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

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解炮烙之刑。○先慎曰：各本以下有請字。案：此承上請入洛西之地而

請字。今據藝文類聚十二引刪。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

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

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

圻云今本有處字依上文當有今據補

非蹇叔愚於干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

○盧文昭曰與或改而

向曰臣之力

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也。

里門

二百

○先慎曰周策作宮中七市女閭七百

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為五百長失

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

○先慎曰尸當作尸

以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為霸。以為君之力也。且不

以豎刁為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忘歸。

○先慎曰乾道本忘作亡。盧文昭云亡張本作忘。顧廣圻云藏本作忘。是也。今據改。

咎犯極諫。故使得

反晉國。

○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盧文昭云得字脫。一本有今據補。

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

○先慎曰乾道本文公下無以字。顧廣圻云今本公下有以字。

按依上文當有今據補

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

向師曠之對皆偏僻辭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

有司三請皆告仲父

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

父。

優俳優樂者名

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為勞於索人。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于湯。百

里奚自以為虜于穆公。

○俞樾曰兩以字皆衍文。自由也。言由為宰以于湯。由為虜以于穆公也。難一篇。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為亂道為虜于穆公。道亦由也。與

此一

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

○先慎曰乾道本逆作道

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道作逆。誤。先慎按作逆是。顧說非。改從藏本今本。

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

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先慎曰乾道本脫以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

有以字。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顧廣圻曰：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

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

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顧廣圻云：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

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

授之以政。非爲天下計也。爲其職也。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不下有難字。誤。必

不肯死君而事其讎。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

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張榜

非周公旦亦以明矣。然其賢與不賢。未可知也。盧文昭曰：未字衍。先慎曰：張說是。未上當有脫文。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爲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先慎

本不重湯武二字。顧廣圻云：今本重按。依下文當重。今據補。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

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

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且下。然爲湯武與田常。未

可知也。爲湯武有桀紂之危。爲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先慎曰：下之。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先

趙本遠。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先慎曰：雖當爲

此承上起下之詞。謂桓公任仲。知不欺已。則桓公能皆知不欺已之臣。乃惟管仲之不欺已。因謂今桓公

豎刁易牙。亦不欺已。遂以任管仲者。任二人。則桓公不知欺與不欺。亦明矣。唯誤作雖。遂不可讀。今桓公

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王先謙曰今字無義疑令之譌。蟲流出尸而不葬。○先慎曰尸當作戶乾道本不作作盧

誤按當作後先慎按作不字是上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闔

主

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窕言苟且也○顧廣圻曰語言

曰蒲阪云李兌合作李克其治中山已見外儲說左下語言下文作言語辨聽通聽合作聽魏都賦注引

李克書曰言語辯聽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膠言○案蒲阪圓據劉逵引李克書校正此文

難之李克書即漢書藝文志儒家李克七篇之佚文劉逵所引無此文又案此難諸篇皆雜舉古書之文而

雅釋詁云膠欺也方言云膠詐也此李克書膠字之義○當各從本書昭二十一年左傳云小者不窕杜

注云窕細不滿○呂氏春秋適音篇高注義同○蓋窕本為空虛不充滿之言引申之凡虛假不實者通

謂之窕窕言者虛言不可信以為實下文窕貨者虛貨不可恃以為富也舊注釋為

苟且蓋讀為佛愉字於義未切先慎曰聽字不誤選注作聽形近而誤玩下文自知無山林澤谷之利而

入多者謂之窕貨君子不聽窕言不受窕貨子姑免矣○先慎曰乾道本趙本改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窕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也下有則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為窕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豐多也雖倍入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

○先慎曰：乾道本私上有和字，顯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和字，先慎案私和二字形近而誤，衍此與上不以小功妨大務，句相對成文，不應此多一字，據藏本刪。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

織紝，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

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

室器械，周於費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豐年之功，

則入多，人事天功，○虛文，昭曰：張木功，作工。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窶

貨者，無術之言也。○先慎曰：乾道本言作害，顯廣圻曰：藏本今本害作言，今據改。

趙簡子圍衛之郛郭。○先慎曰：郭郭同義，郭當作附，呂氏春秋貴直，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不及，以犀

爲各櫓而自臥之，櫓，楯類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不字，盧文弨云：犀楯犀櫓，呂氏春秋貴直，篇作犀蔽，犀櫓，所下脫不字，注：脊字疑作楯，又臥字，譌先慎按：虛說是，今依拾補，增不字，犀堅也，說見姦劫弑臣篇。

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先慎曰：張榜本烏作鳴，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先慎曰：僞子華子去趙篇，免

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但君不能用之耳，○先慎曰：乾道本脫士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上，有士字，是今據補，御覽三百

五十一引呂氏春秋，士何弊之有，今呂書亦脫士字。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先慎曰：呂氏春秋兼國十九，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

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先慎曰：張榜本玉作王，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先慎曰：呂氏春秋

七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受之，○先慎曰：乾道本受作授，顧廣圻云：授圍衛，取鄆，○顧廣圻曰：呂氏春秋

濮之戰，五敗荆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先慎曰：乾道本無士字，先慎按：呂氏春秋

亦無士字。此涉下文而衍。今據刪。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文能以黨信必罰。未必去櫓。親立於矢石

間。簡子未可以速去楯櫓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此即承上而云。作楯字是。今據改。嚴親在

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所以輕犯矢石而救者。謂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救親百人無

今以為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於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能孝於親者。尚百

而行。孝哉。是誣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百族之子。下有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

矣。顧廣圻曰。人刑重而必失人。不比矣。按。失當作夫。先慎曰。比。趙本作北。長行徇上。數百不一失。廣圻

曰。藏本同。今本失。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人之行。先慎曰。乾

拾補作一。盧文昭。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行字。用字。顧廣圻云。今本有行字。藏本今本有用字。今據補。

云。失字。譌。今依改。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行字。用字。顧廣圻云。今本有行字。藏本今本有用字。今據補。